

舉目望天 ■ 舉目望田

舉目

第
78
期

布根丟摩托車……豈有此理！

怎麼教會裡沒有和睦？

是誰？舉起右手點名

——蘇打綠，《冬未了》

精神病是鬼附嗎？

我怎麼就信歪了呢？

路德之死

目錄

主題文章

3 和平三釋 | 陳濟民

先知以賽亞指出一個荒謬的現象，就是義人在世時也會受惡人欺負，要死了才得安息（參《賽》57：1-2）。既然如此，什麼才是上帝真正的心願呢？

5 布根丟摩托車……豈有此理！ | 盧潔香

我滿以為他必定萬分感激教會對他的幫助，但卻沒想到他非常麻利地把“弟兄姐妹的愛心的關懷”敷了一下，隨即把錢塞還給我說：“這不夠買一輛摩托車，我不要！”

8 怎麼教會裡沒有和睦？ | 衛約翰

在救恩成就以前，我們與上帝就是這種敵對的關係。那麼上帝是如何處理這種敵對的關係呢？

10 和平——源自上帝的故事 | 鄧紹光

人如何可以謙卑寬厚、忍耐、以愛寬容？在耶穌基督這樣的生命面前，我們怎樣才能夠好像祂一樣，成為和平的群體，叫彼此和平？

13 一通電話打破的平靜 | 安然

我們打通了Y姐妹的電話。她用驚訝的語氣問，怎麼知道她暈倒了？並且說她想嘔吐……電話就此斷了。誰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她的聲音！

透視篇

16 [生活與信仰] 《牧神的午後前奏曲》與我的似夢人生 | 黃奕明

當年的我自然不會知道，童年往事中與音樂有關的點點滴滴，會與後來的人生經歷息息相關。

20 [生活與信仰] “大錯誤”餅乾 | 吉鳴

沒想到在和麵時多放了麵粉。只好增加糖和黃油；誰知在手忙腳亂中，又錯了比例。結果又軟又稀的麵團，倒進烤盆後，填滿了整個盆，沒有一點餅乾該有的形狀！

21 [流行文化] 是少年彌賽亞犯了錯？ 還是《少年彌賽亞》犯了錯？ | 邱慕天

耶穌的神性意識發展觸及基督論“神人二性”（基督耶穌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教義之神學奧秘。《少年彌賽亞》一片卻顛倒了耶穌與其父母親間互動的主客性……

24 [流行文化] 是誰？舉起右手點名——蘇打綠，《冬未了》 | 王星然

《冬未了》反映華人流行文化和哲學思潮。在作詞兼主唱青峰的筆下，上帝是非不分，不公不義……這在邏輯上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05

10

21

31

27 [時代廣場] 在同志遊行中呼喊愛？ ■王敏俐

我心中不禁迷惘：當遊行者高舉性解放旗幟時，他們對“性”的定義是什麼？“性”指的是一時肉體的快感，還是人心深處對親密關係的渴望？

■ 事奉篇 ■

28 [校園與海歸] 不問何以曉浮生 ■周巨貓

“巨貓，你怎麼還不交男朋友呀？找個藍眼睛的，以後過綠卡生活……” “巨貓，現在在哪裡工作呢？” “巨貓，你現在工資多少呀？” 我踩著油門，一路向西。為了躲開問話、那些凌亂的思緒……

31 [教會論壇] 精神病是鬼附嗎？ ■徐理強

今天我們碰到癲癇症、啞巴、瞎眼，或精神病的病人，該如何辨別他們是否被鬼附呢？更重要的，我們該如何處理呢？

36 [宣教] 耶德遜之 3 位為宣教獻上生命的妻子 ■吳世芳

許多人忽略了美國傳道士耶德遜，先後有 3 位遠離故國，與他在緬甸叢林不顧性命、一起宣教的妻子……

■ 成長篇 ■

39 [見證] 老婆堅持不讓我去教會，怎麼辦？ ■符鏞

我驚訝地發現，雖然她和我去教會、團契多次，但她的觀點一點也沒變，仍覺得信主只是精神寄託，太投入會不顧事業、家庭，會走火入魔！

42 [見證] 我怎麼就信歪了呢？ ■無忌

這位非常有才華的姊妹為我發了個非常美麗的“預言”。然後，我們開始了一段不明不白的感情。當“感情”嘎然而止的時候，我體會到了什麼叫生不如死！

46 [見證] “稻草”不能救“蘆葦”——我和閨蜜之間隔著死亡 ■秦英

我中學的閨蜜——蘆葦離世，是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死亡”意味著什麼。多年來，她常出現在我夢中。有時她會問我：“你怎麼沒來我的告別儀式？……”

49 [聖經信息] 亞哈斯——短視與虛偽的借鏡 ■董家驊

他為了“問題立刻被解決”、“慾望立刻得滿足”，為了權力帶來的安全感，情願犧牲原則和尊嚴，包括做奴才！亞哈斯王甚至可以說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領袖的原型。

52 [古今人物] 路德之死 ■高蓓明

2017 年是宗教改革 500 週年，德國的教會自 2008 年就開始了一個大型的專案，稱為“路德 10 年”。我則始自 2007 年，就有意識地每年跑幾個路德生前活動的地方……



編者的話

公元前 600 年左右，先知耶利米面對當時國際政治的詭譎多變，不但猶大國災禍迫在眉睫，而且他個人的處境也極為艱難，但他竟然體會到“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29：11）

將近 3,000 年過去了，雖然今天有更多的戰禍憤怒，但耶和華向我們所懷的，依舊是“賜平安的意念”。

本期《舉目》陳濟民指出在聖經中平安、和好與和睦，都是和平的同義詞。盧潔香見證面對蠻橫之人，要不以惡報惡，與人和睦。衛約翰則回應，如何面對在教會內的不和睦？鄧紹光說明上帝的和平非等同普世價值。安然面對嫌隙，實踐饒恕，彼此和好。

和平，是每位基督徒生命中的必然經歷。黃奕明與上帝和好的結果，是讓主為他圓夢。周巨貓在失業拮据的懼怕和焦慮中，再度因基督的接納而獲平安。符鐫的謙卑使他與妻子和好，並將不信主的妻子帶到上帝面前……

為了記念 2017 年的宗教改革 500 週年，高蓓明分享了路德對死亡的領悟：在死亡中，人們能經歷真正的和平，就是被生命接納，因為我們的罪孽被饒恕了。

季刊 第 78 期 2016 年 5 月 Issue 78, May, 2016 Vol. 16/No. 2

舉目

出版者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電話 (310) 328-8200 傳真 (310) 328-8207
網址 behold.oc.org ([海外校園機構] 網址: www.oc.org)
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http://blog.sina.com.cn/beholdmag
“OC 舉目” 微信號: FollowChrist
電郵 BH_editorial@oc.org (投稿) order@oc.org (索閱)

BEHOLD (USPS No.019975, ISSN#1536-2676)
is published quarterly by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310)328-8200, Fax: (310)328-8207
Periodicals postage is paid at Torrance, California.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OCM,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Director: Gary Hua Chief Editor: Joanna Su

總幹事 華欣
執行編輯 談妮
編輯助理 劉鳳、李艾
主編 鄭期英
編輯 蔡越
美術編輯 楊順華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其立場不一定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 若需本刊索閱單，請複印本期第 56 頁。

| 陳濟民 |

和平三釋

引言

活在 20 世紀的人，對“戰亂”一點都不陌生。比如我們中國人，經歷了內戰、世界大戰、冷戰，且在國共對峙下生活過，能深深感受到“戰亂”的恐怖。

進入 21 世紀，“911”和其他恐怖攻擊事件，讓美國人驚覺自己的家園，竟然也變成了戰場。

災禍，正如耶穌所說的，可以在平安的日子臨到。

其實，在舊約聖經中，從《士師記》開始，我們就看到，猶太人的歷史與戰爭是分不開的。在《詩篇》137 篇，我們甚至看到經歷戰爭殘酷的詩人咒詛敵人，讓許多現代讀者受不了。

在這種背景下，思考聖經中“和平”這個主題，就很有意義。

由於“和平”這個詞，在中文聖經譯本中有不同的表達方法，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從 3 個角度，看這個主題。

一、平安

談到平安，先知以賽亞表達得非常直接而清楚。他不僅一再強調，“惡人必不得平安”（《賽》48：22；57：21），更指出一個荒謬的現象，就是義人在世時也會受惡人欺負，要死了才得安息

（參《賽》57：1-2）。

談妮 攝

另一方面，以賽亞又告訴猶太人：“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甚願你素來聽從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義就如海浪。”（《賽》48：18）指出惡人不得平安，是因為他們不聽上帝的話。同時，也傳達了上帝真正的心願，祂願人聽從祂的命令，得享平安和公義。

在舊約時代，當猶太人到會幕敬拜上帝的時候，祭司給他們的祝福，就是“平安”（《民》6：24-26）。耶穌基督降世，要為世人帶來的也是平安（《路》2：14）。而且祂上十字架前，更是為猶太人不懂平安的日子而哀慟（《路》2：41-44）。

耶穌基督要帶來的平安是什麼呢？祂曾經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話，說祂要以聖靈的大能，在世上消除貧富的差距，去掉罪惡的枷鎖，使人疾病得醫治，也不再受魔鬼與強權的壓制（參《路》4：18-19；《賽》61：1-2）。

對困境中的人，特別是義人，這真是大好的消息。

這也讓我們看到，在聖經中，平安不等於一般人所說的無災無禍，而是在困苦的世界中，得到上帝的同在與拯救。平安也不僅是一種心理狀態或精神安慰，而是上帝給祂所愛的人的一種新的境界。平安的心理狀態，是活在平安的境界的

結果。

二、和好

不平安，是因為人不聽上帝的話。要得平安，就必然要重建人與上帝的關係。

使徒保羅說：“既然因信而被稱為義，我們便與上帝有了和平——通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羅》5：1，直譯）。

保羅要表達的是，世人與上帝的心意背道而馳，成為了罪人，也成為了上帝的敵人。然而上帝卻採取主動，差祂的兒子耶穌基督替死，表達了祂對世人的愛，也以聖靈消除世人的敵意與對立，使所有相信主耶穌的人都成為祂的兒子。

在保羅書信中，“和好”有幾個要點：

1. 世人若要有和平，必須先與上帝和好。
2. 和平的世界就是公義的世界，不能有罪惡的存在。
3. 被得罪的一方可以表達愛心，採取主動，消除敵意和對立。
4. 世人真正的敵人不是上帝，而是魔鬼。世人活在魔鬼控制的環境下，因而面對靈肉之爭，知道行善，卻始終行不出來。甚至是善行，也會被扭曲成罪惡。

在這種罪惡的世界中，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對立，感受不到真愛（上帝的愛），覺得孤離、恐懼與不安，在死亡的陰影下更是看不到生存的意義。

5. 新境界中只有公義和喜樂，沒有對立，沒有罪惡，沒有死亡，也沒有懼怕。雖然這要待未來才可能全部實現，卻也是現世可以體驗到的。

這幾點是保羅在《羅馬書》第5章和8章的主旨。

三、和睦

什麼是“上帝與人和好的世界”呢？

首先，在耶穌基督的替死中，我們已看到上

帝的愛。而且我們知道，在上帝的愛中，一切的災禍都被化成祝福。也就是說，基督徒的一生，都是活在上帝的愛中，因而有勇氣面對一切的困境。

其次，基督徒靠著聖靈，在生活中活出主耶穌那種替死的愛。

在《羅馬書》12章，保羅指出，在這種愛中，基督徒沒有仇敵。因為他們對仇敵只有祝福，沒有咒詛。和睦不是與惡妥協，也不是與惡共存，而是以愛勝惡！

跟著，在13章，他指出在不友善的政權下，基督徒會為著順服上帝而順服政權，同時不怕強權而堅守愛的原則，繼續行善。

在14章，我們看到基督徒在基督裡成為弟兄姐妹，繼續成長，彼此建造。在這過程中，基督徒甚至可以為著愛而放棄自己的權利，俯就軟弱的人。

到了15章，我們更是可以看到，保羅的心願，就是讓全世界的人都能聽到這種好消息。而且，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種族仇恨，得以解決，大家在上帝的愛中分享。他深知，憑一己之力難以做到，因此特別邀請主內肢體一同努力，為他禱告。

結語

聖經中，和平的世界，很像我們華人所羨慕的太平盛世，有平安、康泰的生活。然而不同的是，聖經中的和平，涵蓋的不僅是物質和精神的層面，更包括整個宇宙的每一個層面。

平安是耶穌基督裡帶來的，是一種新生命的境界。藉著聖靈的工作，每一個聽上帝的話、信耶穌的人，都可以體驗到這種境界。這不是靠武力建立的，而是以捨己的愛建立的。◆

作者曾任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現居美國洛杉磯。

布根丟摩托車 ……豈有此理！

很多在柬埔寨的宣教士，談起周邊的人群和環境時，常有抱怨、責備、反感。當然，也有理解、喜歡和欣賞，但不多。對於我們這些華人宣教士來說，跨文化宣教如同看山跑馬一樣，看似很近，路卻遙遠。

那一年，我是在極不情願又甘心樂意的順服之下，一頭扎進柬埔寨宣教。

摩托車丟了

某個主日聚會之後，會眾散去了，疲累不堪的我，如同散了架一樣，快要癱掉了。

突然教會的司機布根，神情緊張地跑來，一邊大聲嚷著：“我的摩托車不見了！我的摩托車不見了！”聲嘶力竭的聲音，混雜著高溫的天氣，徒增了人心底的躁熱。

我們面面相覷，大眼瞪小眼……一部摩托車對於柬埔寨人來說，幾乎是整個的世界！他們一個家庭的生活、工作、學習、休閒、社交，全離不開摩托車。

摩托車被盜，在柬埔寨司空見慣，但在教會裡卻是不多見。

布根是來教會沒多久的柬埔寨人。平時他愛車如命，一部二手摩托車總是擦得明閃閃、亮錚錚的。我們趕緊裡裡外外幫他去找。最終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摩托車在教會裡被偷走了。

一點不感激

一臉沮喪的布根，手拿著摩托車鑰匙，很無奈地看來又看去，擺來又擺去。他不停地問我：“傳道，你說怎麼辦？怎麼辦？”一時間我無言以對。我們都知道，在柬埔寨丟掉的摩托車，都好像泥牛入海，渺無蹤影。

我跟布根商量：“下個主日聚會時，我們為你收愛心奉獻，幫助你買回一輛二手摩托車。可以嗎？”

我滿以為他必定萬分感激教會對他的幫助，但卻沒想到他面無表情地說：“這要看收到的愛心奉獻夠不夠買一部摩托車。”

我一下子愣住了：愛心奉獻也有要求，這是否有點過分了？我臉上忍不住流露出一不悅（宣教士也是有性情的人啊）。

aidigital 攝

下一個主日，我們特別為布根收了一次愛心奉獻。教會剛建立不久，會眾多是貧窮的華僑和來自中國的打工族。大家幾百東幣（1美金兌4,000東幣）、幾塊美金地湊起來，厚厚的一疊紙幣，沉甸甸的都是愛的心意。

錢交給了布根，他非常麻利地數了一下，隨即把錢塞還給我說：“這錢不夠買一輛摩托車，我不要！”

看他不僅沒有任何感激的表現，反而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快要把我對柬埔寨原本就有的不滿情緒燃點起來了。不過，我還是極力克制，耐著性子跟他解釋：

“我們做的也只有這樣了。教會沒有責任為每一人保管財物。請你先將錢收下來。不夠的部分，我們再想辦法。可以嗎？”

面對我的一片誠意，布根硬梆梆地說：“我要教會賠一部摩托車！”

我開始有點不耐煩了：“你這要求是不合理的。如果以後又有人說，在教會裡丟了金銀財寶，我們怎麼賠得起呢？”

旁邊的人也勸他先將錢收下來，但他二話不說，氣衝衝地走了。

蠻橫的警察

第二天上午，同工神色緊張地告訴我，布根在二樓課室等你。我推門進去，詫異地發現，除了布根外，還有兩個帶著槍的員警。

我滿懷防備地坐下來。布根一直低著頭玩自己的手機。一位員警直言道：“我們到這裡來的目的，是要求教會給布根買回一輛摩托車。”

我一直忍耐著，試圖跟他們解釋。中間還夾著一位給我們做翻譯的小弟兄。

那位年輕一點的員警盛氣凌人地說：“如果你們不這樣做的話，我們會不客氣的！”這不是明擺著恃強凌弱嗎？這可一下子將我裡面的不滿點炸了。我也毫不示弱地審視著他們，反問：

“你們是員警對不對？布根的摩托車被賊偷了，你們有責任把賊抓起來，把摩托車找回來，而不是來找我們。

“我身為一個外國人，到柬埔寨來是為了幫助你們，但你們是怎樣對待我的呢？”

“我被搶劫、身受重傷躺在醫院裡，你們的員警來了，沒有問我傷了哪裡，被搶了什麼，那個賊是怎樣的，第一件事情就問我要錢，沒有給錢就不給辦案！”

“你們是這樣做員警的嗎？該抓的不去抓，不該鬧的就來鬧，你們也太過分了！”（詳情見《“摩的”上的女宣教士》<http://behold.oc.org/?p=25681>。編註）

我的語氣越說越急，語調也越說越高，一下子將過去對柬埔寨員警的積怨，都爆發出來了。雖說不上新仇舊恨，替天行道，但也差不多了。我痛快極了，如同在酷熱中，一口氣喝了瓶冰鎮可樂。

瞬間的冰消

也許這兩位員警沒想到，眼前這位看起來文縷縷的女子，竟如此剛直。他們傻眼了。那位年長一點的員警堆起笑臉說：“你不用那麼生氣，我們可以講感情嘛！”

我心裡暗笑：“從來沒有見過拿著槍來講感情的！”

劍拔弩張的氣氛雖然漸漸淡去，但他們知道，再談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便草草收場了。

看著他們悻悻離開的背影，我長嘯了一口氣：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

這時，一位同工拿著一個精美的盒子走過來，說：“這是今天短宣隊留下給我們的聖經金句卡片，每人一張。”我隨手抽出一張：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12：17-18）

我一下子愣住了，一分鐘之前，我不正是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嗎？想想剛才自己那一副得理不饒人的勁頭，一時間覺得無地自容。

是的，平時不經意中，我會以高人一等的姿態來命令柬埔寨人，甚至在市場上也生怕吃虧，跟當地人討價還價，對他們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與信任……

何時起，猜疑、輕視與冷漠，佔據了我的內心？如果一個傳和平福音的人變成了惡僕，將如何面對主呢？

我再一次看看手上拿著的文卡片：主啊！這是你此刻對我的責備和提醒嗎？

我馬上急步衝出門口，追出去，連聲說：“布根，請等等！請你等等！”布根有點不大情願地

轉過身來。我稍微緩緩煩躁的心，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剛才我跟你們說話時，語氣和態度都不好，請你們原諒！”

布根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又鄭重其事地重複了一遍。他先是疑惑地看了看我，見我一臉誠懇，然後咧嘴一笑說：“我也要向你道歉。我之前跟你說話時的態度也不好！”

就這麼簡單的兩句對話，但都是發自真誠與內疚的心。一堵厚厚的牆，在對峙的心之間瞬間冰消瓦解。

原來，人與人之間的和平，需要的不是施捨，而是憐憫；需要的不是據理力爭，而是理解；需

要的不是居高臨下，而是俯就卑微。

過後，我們幾位同工又湊了一些錢，連同之前的愛心奉獻加在一起。布根高高興興地收下來，很快地買回了一部摩托車。

“丟盔棄甲”

這件事，將我裡面的驕傲和自義，無情地揭露出來。又把我性格中的反擊與爭辯特性，暴露無遺。

它如同一面鏡子，使我常常檢視自己：在紛紜複雜、動盪與充滿刺激的宣教環境中，在彼此陌生、可能有偏見、有距離的異族中，宣教士心中的平安、淡定，是從相信與溫柔中練就出來的。

所有的對立、防備與強

勢，都是內心脆弱、沒有信心的表現。“相信”是從無知的自負、傲慢中悔改，又願意在被剝奪中順服；而“溫柔”則是走出自己的安全網，卸下為了保護自己而來的“戰鬥格”。

和平溫柔，是宣教士的屬靈氣質。我們也曾刀槍不入，但最後還是“丟盔棄甲”；我們也曾不堪一擊，但最終歸回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 ◆



一部摩托車對於柬埔寨人來說，幾乎是整個的世界！他們一個家庭的生活、工作、學習、休閒、社交，全離不開摩托車。盧潔香 攝

作者 1999 年自溫哥華受差遣，到柬埔寨宣教，作開荒植堂、建立教會的工作。

怎麼教會裡沒有和睦？

衛約翰

和平，是大家都認同，並且追求的。可惜的是，周圍的世界，常常提醒我們，我們並不處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我們習以為常的和平，其實是上帝的恩典。

教會裡面也是如此。我們非常地期望，教會就是主所應許的和平居所。可惜的是，我們常常發現，教會不是世外桃源。緊張、衝突，甚至敵對，時有發生。

有些弟兄姐妹，因此靈命低沉下去了。有些弟兄姐妹，雖然沒有受那麼大的影響，可是也不免在心中，發出一聲嘆息：這到底是怎麼了？

其實，這情況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都是罪人，而且有著不同性格、不同文化、不同做事風格。這樣的人聚集在一起，意見不同、相互摩擦，是再正常不過的。處理不好，就造成緊張和衝突。

在這方面，教會與社會並沒有不同。真正不同的，是我們如何去面對這樣的不同。若是按照社會上的方法，我們就與非信徒沒有什麼兩樣。教會也就失去了耶穌所說的，光和鹽的作用。我們需要學習，如何按照上帝的方式，處理不同，甚至衝突。

教會裡發生衝突，並非大家不知道聖經的教導，而多半是不知道如何將聖經的原則應用到生活中。這是我們基督徒生活中的難點，教會也往往對此教導不足。

只是知道上帝的話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可以實踐出來。我於是想到了主耶穌的道成肉身。

其實衝突的極致，就是關係的敵對。在救恩

成就以前，我們與上帝就是這種敵對的關係。上帝是如何處理這種敵對的關係呢？

第一，依然愛我們

雖然我們與上帝是敵對的關係，但是上帝卻依然愛我們，並沒有因此減少祂對我們的愛。換句話說，上帝恨惡我們的罪行，卻愛我們這些罪人。

這樣的原則，也應該是教會中相處的準則。我們可以意見不同、看法不一，但我們仍要彼此相愛。若我們過於在意意見的不同，卻忽略了彼此相愛這樣一個大原則，我們的關係就會疏遠，甚至變質。

多年前，一位團契的主席問我：有一位弟兄，言行都非常不符合聖經的教導。可不可以用什麼方法，和平地請這位弟兄離開團契？

我不知道為什麼，心中有一種感動，回答他：我突然覺得撒但在笑。因為牠的工作，真的是太容易了。只需要稍稍破壞一下信徒之間的溝通，信徒就爭鬥起來了。

這個世界告訴我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與我不合的，我就與他分離，視他為仇。可是，如果我們從上帝的角度去看，卻會發現，對方也是上帝所愛的。

第二，終極的使命

我們常說，這些關係的緊張，多出於文化的衝突。確實，歧見常出於文化帶來的誤解。那麼，

Matthew Wiebe 攝

在這個多文化的時代，我們該如何互相理解、彼此接納呢？是別人來適應我的文化，還是我去適應別人的呢？

若就文化的不同而言，耶穌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所面對的文化不同已經到了極致。可是，耶穌並沒有把改變文化當作最重要的使命。

的確，主耶穌一直教導門徒，何謂天國的文化。但耶穌從未忘記，祂道成肉身來到世間的終極使命是什麼，就是為了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極重無比的救恩，彰顯上帝的愛。

因此，我們也需要問，基督徒的終極使命是什麼？

我們的使命，難道不是活出耶穌愛的樣式嗎？在這樣一個終極使命的面前，文化不同、做事方式不同，就算不得什麼。我們難道不懂得什麼是“以大局為重”嗎？“大局”是什麼？不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一同彰顯基督的愛嗎？

我們能不能為了大局，而不在意小節呢？

第三，不評判對錯

上帝解決敵對方式的方法，不是審判，不是評判誰對誰錯，而是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獨生愛子，完完全全地成為我們的樣式，與我們感同身受，讓我們知道，祂完完全全地瞭解我們的軟弱，知道我們的痛苦。

信徒之間的衝突，往往是因為彼此缺乏了解。我們可能忽視了文化的不同，忽視了背景的不同，忽視了各人做事方式的不同。一句話，我們沒有先試著去理解對方，去穿對方的鞋子。

這有時也是因為，我們的內心，有了自己的計劃和想法——當我們有了“自己的計劃”時，其實我們已經背離了耶穌的教導。因為無論我們給自己的想法，貼上多麼冠冕堂皇的標籤，本質上我們是想用個人的意見，代替聖靈的帶領，以致聽不進別人的意見。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也是罪人，有自己的私

心雜念。私心雜念，使我們無法正確理解別人。因此，我們需要先問自己：我在這件事上，是不是真的存著清潔的心？

第四，外部的幫助

其實在這一點上，我們都會發現，自己是何等的無力，因為我們很難看到自己的弱點。若沒有上帝的幫助，我們往往走不出這困境。我們非常習慣按照世界的方式，來拉黑其他人。

其實有哪一樣的環境，不是上帝允許我們經歷的？若是上帝允許的，有哪一樣不讓我們得益呢？

筆者自身的經歷證明，越早向上帝祈求光照自己，越容易走出這樣的困境。當上帝的幫助臨到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從別人的角度，去看問題。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們會發現，我們自己的靈命，又前進了一大步。

上帝非常清楚我們的境況，知道我們靠自己，完全無法解決自己與上帝的敵對。祂知道我們必須有外部的幫助。也因為這個原因，上帝的愛子才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為我們成就了極重無比的救恩。

進一步：實際幫助

我們在處理彼此衝突的時候，不單要與對方感同身受，還要提供實際的幫助。

當我們給予實際幫助的時候，我們與對方就成為了隊友的關係，一同面對前面的挑戰。所以，彼此理解不是最終的目標。基於理解的彼此幫助，才是努力的方向。不然，我們依然停留在理解的層面。

《彼得前書》3：11：“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願主的話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引導。 ◆

作者為生化博士，目前全職牧會。

和平

「鄧紹光」

——源自上帝的故事

和平是什麼？作為基督徒，我們對和平的認識，必定是訴諸自己的信仰，從基督教出發，方才恰當。這就意味著，我們所說的和平，不一定是某種時下流行的普世價值，卻是根植於基督教所傳講的特殊的上帝故事。

基督教這個故事所言說的和平，自有某種殊異的意義。那麼，她對於和平，是怎麼言說的？

群體的秩序

一般來說，和平涉及的是人的群體的狀況。

然而，在保羅的書信之中，和平首先關乎的是上帝而非別的。保羅在討論教會群體聚集崇拜的秩序時，就以上帝乃和平的上帝而要求教會理當如此：“因為上帝不是混亂的上帝，而是和平的上帝。”（《林前》14：33。環球聖經譯本）

保羅這句說話，顯出了教會群體的秩序根源，並不在於人性本身，或是什麼普遍的秩序原則，卻是跟上帝的神聖和平有關。

在聖經之中，混亂並不帶來生命，反之卻是毀滅生命，唯有秩序不然。因此，起初上帝從無有之中創造出來的，是一個有序的世界。在其中各種不同的生命乃得以孕育、存活。只是，有序和諧的世界是來自創造主上帝。同樣的，教會群體若要有序和諧，亦只能出於上帝自己。

這自然跟上帝之本性相關，所以保羅才說：因為上帝不是混亂的上帝，而是和平的上帝。這位和平的上帝，不單起初創造有序和諧的生命，也在墮落之後致力拯救轉化失序混亂的生命。進一步來說。沒有和平的上帝，就沒有有序和諧的生命世界。

從這個角度來說，和平最終是一個終末的議題（eschatological issue）。

終末的議題

和平的上帝並不只是關心個別的混亂或衝突事件得以消除或解決，祂更在意於終末意義上萬有新秩序的實現，這也就是上帝對新創造的終末拯救的完成。沒有這終末拯救的和平，一切終末之前的和平都成了徒然。

這終末的和平，一方面是起初創造的和平的所向（telos），另一方面也是墮落之後拯救的和平的完全實現。只有和平的上帝，方才創造出有序和諧的世界，起初如是，此世如是，終末如是。

教會是和平的上帝所建立與持續構成的信仰

“上帝不是混亂的上帝，而是和平的上帝”，祂不是叫人混亂的，而是叫人和平的（參《林前》14：33。新漢語譯本）。

此世的實踐

教會這個先嘗終末和平的群體，她的先嘗是一種此世的踐行，以及見證。教會要在這個充滿紛爭、衝突的世界之中，在生活上在行事上應合上帝的和平。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7章談到夫妻的關係。其中一種是兩人原是不信的，婚後其中一方信了另一方不信。保羅教導他們繼續與不信的配偶和平一起生活，因為上帝呼召他們，是要他們和睦（《林前》7：15）。

另一方面，保羅也在《以弗所書》教導信徒群體，他們的行事為人要活出所蒙的呼召：滿有謙虛和寬厚；有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但所蒙的呼召，卻是帶有盼望的向度（參《弗》4：1-4）。

上述兩段經文分別涉及的是信徒與不信的人的關係，以及信徒彼此之間的關係，保羅都強調要以和平相待，並且這不是人的心意，乃是上帝的心意，祂是如此呼召信徒的。

教會群體這兩種在世的關係，都是在盼望著終末和平底下，而在此世的行事為人上活出與之應合的和平。這種活出乃是踐行，乃是見證，乃是先嘗。

故此，這個以耶穌為基督為主的教會，她的秩序乃是上帝的終末和平秩序的歷史描寫。她在此世追隨的乃是和平之君耶穌基督，學效祂的榜樣，而為社會與國家的對照與另類群體生活。這可以見於《馬可福音》10：42-45：

“耶穌把他們叫過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那些被認為是各國首領的人主宰國民，各國的大官也用權勢管轄他們。你們中間卻不要這樣：誰想在你們中間為大，就要做你們的僕人。因為，

群體，自然不能離開她與和平的上帝的關係，而可談論和平。

在這裡，教會這個信仰群體是以耶穌為基督為主，而為門徒群體，並得以與上帝和好，首先經歷上帝的和平而獲得新的生命（參《羅》5：1）。上帝若非和平的上帝，我們這些與祂為敵的就不可能與祂和好，也不可能再談任何此世與終末的和平了。

一旦教會這個群體從和平的上帝在基督裡，透過聖靈而被創造出來，她就是一個先嘗終末和平的群體了。

基督教信仰所講的和平，由此而言，並非純粹個人的及內心的，更是群體的、相互的。

群體的、相互的和平，而不是純粹個人的及內心的和平，更是對應墮落的情況：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的生命，他人、大地，什至上帝都要為己所用；人要以自己的方式而跟上帝相似。

任何自我中心的或個人主義式的信仰，只會難以避免地帶來混亂、失序，什至崩壞，瓦解。難怪保羅面對分黨結派的哥林多教會，要指出

Geralt 攝

就是連人子來，也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許多人的贖價。”（環球聖經譯本）

耶穌的放下自我，謙卑服事，正是要在祂跟門徒的相交團契的生活之中，廢除暴力與壓迫的規矩。

真正的合一

和平並不來自寡頭從上而下的權力宰制，反之是跟彼此相互服事有關。作耶穌的門徒，正是像祂那樣，活出那來臨中上帝國度的和平。而保羅所講的：滿有謙虛和寬厚；有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繫，正是耶穌在世生命的表現。

祂是教會這個信仰群體的所是與所向。

只有耶穌所活出的生命，才是叫人得生命的和平，相對來說，社會與國家應當棄絕那種藉著寡頭權力所成就的和平，因為這種和平壓迫，扭曲生命，所以只是虛假的和平，而非真正的和平。

耶穌展示了真正的和平生命，這是一種叫人得自由的生命，因為在這種和平的生命當中，乃是謙卑寬厚、忍耐、以愛寬容。

只是，人如何可以謙卑寬厚、忍耐、以愛寬容？在耶穌基督這樣的生命面前，我們怎樣才能夠好像祂一樣，成為和平的群體，叫彼此和平？

如果耶穌基督是所有門徒群體的榜樣，那麼聖靈就是使得門徒群體學像基督的能力所在了。保羅說到要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也就只有時刻懇求聖靈臨在加力，讓門徒群體持續地活在合一之中，方才可能。

這合一，就是和平；這合一，就是靠著聖靈的加力而使門徒群體能夠謙卑寬厚、忍耐、以愛寬容，從而彼此聯繫，活出和平、合一的生命。

上帝是和平的上帝，所以一切的和平不會在祂以外。

教會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群體，就只能在聖靈的加力底下來跟隨耶穌、學效祂的榜樣，而經歷上帝的和平，並在這個群體之內與之外，踐行、活出祂展示的和平。 ◆

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教授。

一通電話 打破的平靜

2014年12月25日，聖誕節。
晚上大約8點半左右，我的手機響起來了，接通之後卻無人說話。我看了一下手機號碼，是我們小組的Y姐妹打來的。我覺得有些不安，就打回去。

接電話的是一位陌生的女士。她說Y姐妹在居住的社區裡散步時，突然昏倒了，被送到附近的衛生站搶救。衛生站的護士遂用Y姐妹的手機往外撥號，希望找到Y姐妹的家人。

不願探望

Y姐妹是幾個月前來到我們小組的。她正在教會的慕道班學習，還沒有受洗，但是非常渴慕上帝的話語。每週五晚上小組的查經聚會，她幾乎不缺席。

她是那種大大咧咧的性格，有1米7左右的個子，看上去微胖而強壯。她說自己從來沒有生過病。

她孤身一人住在北京，兒子在美國留學，丈夫在外地做生意。因此。我想去看看她。

平時我和H姐妹負責探訪，所以我打電話給H姐妹，約她一起去看望Y姐妹。沒有想到的是，H姐妹卻推脫說，她今天太累了，剛剛回到家裡，

正在吃飯，讓我找別人去。

我也知道，昨天夜裡，教會有聖誕節的慶祝活動，而且因為特殊原因，聚會地點在北京的北六環外。這對於住在西三環、西四環的我們來說，確實是太遠了。每個人都是半夜11點以後才回到家的。我自己也覺得很疲累。

然而，Y是昨夜和我同一輛車回家的，是向我敞開心門，並且一起向上帝祈求的姐妹。她現在處於危難中，我如何能袖手旁觀？

出於安全的考慮，我尋找其他姐妹一同去看望Y姐妹。最終，我和W姐妹同坐計程車，來到Y姐妹住的社區，已是晚上9點多鐘了。與門衛聯繫的時候，我們用手機打通了Y姐妹的電話。她用驚訝的語氣問我們，怎麼知道她暈倒了？並且說她想嘔吐……電話就此斷了。

誰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她的聲音！

醫治無效

我和W姐妹在夜色晦暗的社區裡，邊找邊問。深一腳、淺一腳地趕到衛生站，見到了躺在

dharder 攝

病床上的 Y 姐妹。她緊閉雙眼，眼角留有淚痕，已經不能再說話。

護士說，Y 姐妹血壓很高，高壓 190，低壓 120，已處於昏迷狀態，大小便失禁，恐怕是腦溢血。救護車已經在門外等著，要送她轉院。

這時 Y 姐妹的哥哥也急匆匆趕到了衛生站。Y 姐妹被抬上急救車。大夫和她的哥哥，陪著她一同上了車子。他哥哥叫我們不要跟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撥通了 Y 姐妹哥哥的手機。他很沉痛地告訴我：Y 姐妹已送入某醫院的重症監護室（ICU）搶救，病情危急，也不讓探視。現在正聯繫她的丈夫和兒子趕快回京。

我來到 Y 姐妹的病房外。病房樓道的牆上，貼著病人的病情通報。

我看到了 Y 姐妹正在打強心針、進行搶救。隨後，教會的弟兄姐妹也紛紛來到醫院。我們在病房外面等候消息，在樓梯間狹小的空間裡，手拉手為她流淚禱告。我們祈求主醫治她，搭救她脫離疾病和患難。

之後的幾天裡，我們每天去醫院。Y 姐妹的丈夫和孩子也都趕回了北京。大夫說，Y 姐妹腦幹部動脈瘤破裂，引起大出血，已經處於腦死亡狀態。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Y 姐妹的情況沒有絲毫的好轉。最終，Y 姐妹因醫治無效，安息主懷。

深懷不滿

在 Y 姐妹生命垂危的那些日子裡，我一方面深感悲痛，另一方面也對 H 姐妹那晚的推諉，心懷不滿。

我流淚禱告，一是為 Y 姐妹得醫治，二是盼望 H 姐妹能夠認罪悔改，再次和我同心服事。也願主憐憫我們的軟弱與過失。

12 月 28 日，主日敬拜完畢，中午愛宴我恰好和 H 姐妹同桌。

其實我一直等待 H 姐妹對這件事有一個認

識，能主動地說出自己在此事上的不妥，哪怕只有一句話也好。可是我失望了，H 姐妹面部表情很平靜，沒有一絲愧疚的樣子。我心中壓抑許久的怒氣、不滿，終於爆發了。

“你那天晚上不應該推脫不去的。假如 Y 姐妹知道那時我們不願意去關心她，她會多傷心呢？”（我壓下去沒說的話，是“我們也讓主傷心了”。）

H 姐妹的表情非常尷尬，囁嚅道自己在讀《羅馬書》，祈求上帝赦免她的過失。否則，她自己心裡都過不去這關。同桌的高牧師也批評了她。

嫌隙猶存

整個事情好像就這樣到此結束。可是我和 H 姐妹的心裡有了嫌隙。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同心協力了。我自己就沒有放下對 H 姐妹的成見。有事不願和 H 姐妹一起做，寧願找其他弟兄姐妹。

我問自己，難道和 H 姐妹就這樣一直疏遠下去嗎？該怎麼辦呢？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13：34）彼此饒恕，“乃是到 70 個 7 次”（《太》18：22）。主的教導是多麼清楚啊！而我心裡為什麼還是不肯饒恕呢？

我在主面前切切禱告。聖靈提醒我，回想自己服事主時發生過的錯失，及走過的彎路——

1999 年我在海外信主，兩年後開始參與教會的服事。記得成為教會同工不久後，基督教華僑佈道會總幹事王光霞阿姨來我們教會講道，同時把差會在英國建立神學院的異象與大家分享。

她說，看到歐洲這麼多的華人教會沒有牧者，上帝感動她，要在英國建立神學院，培養牧者。希望我們教會在資金上有所支持。

我當時屬靈生命幼小，不能夠體會她迫切的心情。我很無知地說：“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為

什麼沒有錢還要建神學院呢？”

忠心服事主 50 年、帶領差會同工在歐洲建立了 200 多個華人教會和團契的王阿姨，看了我一眼，什麼都沒說，也沒有批評我的無知和淺薄。反而是一個來自溫州家庭教會的教會同工說，在主裡面做事，要憑信心來仰望主的供應。

那次教會同工會一致同意，從當時微薄的奉獻款裡，拿出一部分，支持英國建立神學院的工。最後香港的一位肢體奉獻了一大筆錢，解決了神學院資金缺口的問題。

神學院按時建成。上帝以信實成就了祂自己的聖工。

多少年過去了，每當想起這件事，我依舊很羞愧，恨不得地上能裂開個縫，我可以鑽進去，躲起來。

是的，即使我們已經蒙恩得救，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有時我們仍會遲鈍麻木，攔阻主的旨意；有時我們膽怯軟弱，讓主擔憂；有時我們懶惰推諉，使主傷心。

在我屬靈生命成長的歷程裡，每一步都是主施恩的手扶持，每一天都是恩典。那麼，我為什麼只看到姐妹眼中的刺，卻忘記了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回想起來，H 姐妹熱心服事、為人忠厚。我們兩個負責探訪，常常需要利用晚上，去醫院看望住院生病的肢體。她經常不顧工作一天後身體

疲乏不適，一次次地去醫院。我們彼此搭配，一起將主的愛和鼓勵帶給病痛中的弟兄姐妹。

多少次，在進入住院樓之前，我們手握手、同心地向主禱告祈求！

聖靈責備我——不肯饒恕的表相之下，是隱藏的罪——內心深處的自義和驕傲。H 姐妹的軟弱，只是她這些年裡唯一的一次。而我，如果主沒有用寶血塗抹我的過犯，聖靈一次次提醒我省察、悔改，我哪裡還能在教會服事呢！

我流淚、悔改、禱告，求主帶我回到十字架

前，謙卑地仰望祂，求主賜下合一的靈，主怎樣愛我、包容我，我也能怎樣放下成見，與 H 姐妹真正和好。

尾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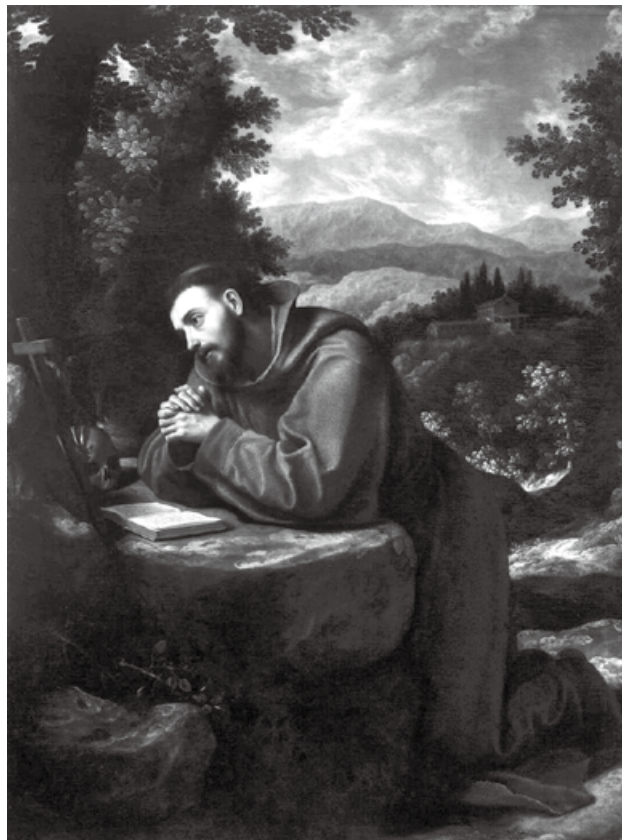
現在每每看到 H 姐妹比以前更勇於表達意見，更踴躍地服事，我心裡就充滿感恩。主藉著此事來破碎和教訓我們，幫助我們成為真正和平的使女。

寫作這篇文章時，我徵求 H 姐妹的同意。她回覆道：“願主使用！”

主啊，感謝你！你是和平之大君王，讓我們這些原本污穢敗壞的人，穿上你聖潔的義

袍，學習在衝突中饒恕，在不滿時包容，在失望處仰望，在仇恨之地播下愛與信心希望！ ◆

作者為作家，現居北京。



在思考耶穌受難的聖法蘭西斯（Sain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又稱聖方濟）。為意大利畫家與建築師 Lodovico Cardi (1559-1613, also known as Cigoli) 在 1597-1599 年間的作品。現存於蘇俄聖彼得堡的 State Hermitage Museum 博物館。

《牧神的午後前奏曲》 與我的似夢人生

黃奕明

在一個慵懶的午後，啜飲著第三杯咖啡，聽著收音機中傳出來的音樂，不禁陷入了沉思。

序奏

小時候的事兒，我還記得幾件，一是房間裡有一個五斗櫃，上面擺了一尊佛像。我半夜醒來看見了，就會哭。

第二件事兒，是弟弟的出生。我一歲半。媽媽進醫院前，早上先把我寄在隔壁鄰居家。我還記得她把我從陽台遞過去，以及隔壁的老婆婆背著我炒菜的那股油煙味兒。

就像德布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法國作曲家）《牧神的午後前奏曲》（Prélude à l'après-midi d'un faune）的序奏，長笛吹奏出彷彿牧神潘的排笛般的音調。

人生是不是只是春夢一場呢？

法國詩人斯特凡·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的詩作《牧神的午後》，描述了古羅馬神話中牧神法翁剛，從午睡中甦醒過來的感官經驗——他以夢一樣的囁語，詳述早晨與幾名寧芙

（希臘神話中的仙女或精靈。編註）相遇的經過，整段獨白儼如夢囈：

“這些寧芙，我想賜給她們永恆的生命。如此清澈，輕盈，她們玫瑰的膚色，飄蕩於繁葉沉睡的沉甸大氣。莫非我愛的是個夢？……”

德布西的管弦樂配器與和聲，都在此曲中突破了傳統的窠臼，在全音階和聲中的長笛旋律半音進行，配上豎琴的伴奏。

德布西也曾表示，《牧神的午後前奏曲》是從《牧神的午後》詩作最後一行：“再會了，仙女們！讓我去想像你們所變成的幻影”延伸、發展出來的。

德布西將詩的情緒，化為象徵主義中暗示、聯想的反現實寓言內容，同時也有印象派（Impressionism）強調光影的抽象意念。因此音樂不再具有明確的旋律線條，也不再清晰的曲式輪廓，而表現出夢幻、飄渺的聲音特質。

偉大的作曲家總是有本事在第一句的序奏，就預示了全曲所需要的素材。就像是每一個人的DNA圖譜，造物主早已放在每一個受精卵之中了：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作：我被造的肢體尚未有其一），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139：16）

主題的變形

聽我爸說，我3歲就會唱國歌了，而且字正



法國作曲家德布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為法國攝影家Nadar（Gaspard-Félix Tournaçon, 1820-1910）在1908年的作品。

法國畫家馬內（Édouard Manet, 1832-1883。或譯馬奈）替法國詩人斯特凡·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之《牧神的午後》所繪的詩作封面。



腔圓。其實我不記得這事兒，只記得另一首歌兒《交換》：

“月兒，照在花上；人兒，坐在花樹旁。你教我書，你教我畫，我報答你的是歌唱。作書作畫是你強，唱起歌來我嘹亮。你的書畫我的歌唱，這樣的交換可相當。這樣的交換大家不冤枉。”這是周璇唱的，那個年代她是最紅的天后。

我家有個電唱機，可以放 33 又 1/3 轉的黑膠唱片。

媽媽是“梁祝”迷，聽說《梁山伯與祝英台》這部電影，她看了 7 遍，每看必哭。

家裡當然也有凌波的原唱：“遠山含笑，春水綠波映小橋”。我耳濡目染，少不得會哼上兩句黃梅調。

家裡還有一台兩個 8 度、只有白鍵的木製玩具小鋼琴。我聽到什麼曲調，總會用單指在上面彈出來，有時候也會自動移成 C 大調。

《牧神的午後前奏曲》中，長笛的序奏主題是升 C 小調的。其實這樣說並不正確，因為德布西不斷地把這個主題變形，打破了調性，甚至調式的窠臼。除了全音階之外，5 聲音階也是其中變形的種類。

前前後後主題共出現 10 次，最後一次的變形是簡化，就像中國山水畫中的留白。

那些變化半音，都僅存於想像的空間中。E 大調的尾聲，配合著古鑊鈸（Cymbal Antique）的餘音繞梁，彷彿牧神又沉沉睡去。

其實連中間的發展部，也都是來自主題的變形。

這首前奏曲的曲式十分自由，是個類三段式。而究竟何處是再現部？也模模糊糊。是 79 小節嗎？可是第一個音是 E。是 94 小節嗎？雖然回到了升 C，但是更像是一個經過樂段……

其實這正像原詩的意境與結構。雖然 110 小節的管弦樂曲似乎對應了原詩的詩節，但是如夢如幻的交織，不也是原詩的特色嗎？

甘美朗音樂的層次複音結構，也取代了傳統管弦樂配器法。在 55-78 小節之間，酣暢淋漓的高潮，展現出一種“官能性的”（Sensorial）、迷惑人的魅力。

中國古代莊周夢蝶的故事（參《莊子·齊物論》），通過對夢中化為蝴蝶，和夢醒後蝴蝶復化為己的描述與探討，提出了人不可能確切地區分真實與虛幻和生死物化的觀點。

《詩篇》73：20 也說：“人睡醒了，怎樣看夢；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影像。”

魯益師（C. S. Lewis）的真實故事，被拍成電影，叫做《影子大地》（Shadow lands）。這名字乃是出自聖經：“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林前》13：12）。

《影子大地》所想要表達的，是實體與幻影、天上與人間、真理與知識、經歷與閱讀之間的對比與呼應。今天這個世界，就是未來新天新地的“影子大地”。

魯益師還在他 7 冊的《納尼亞的故事》最後一冊《最後之戰》中，有一段對新天新地的描繪。他畢生鑽研的知識，正是他一生經歷的“影子大地”——也就是說，知識在真理面前，彷彿只是

個模糊不清的影子……

當年的我自然不會知道，童年往事中與音樂有關的點點滴滴，會與後來的人生經歷息息相關。

間奏與發展

《牧神的午後前奏曲》原本是為配合詩作的朗誦而寫，所以還要有幾首間奏曲與尾奏。不過，後來計劃取消，德布西就把所有的素材寫成現在聽到的前奏曲。

在德布西手裡，缺乏音級動向的全音階，以及削減了和聲功能的 9 和弦、11 和弦，被廣泛運用，是塑造朦朧聽覺的主要來源。不時佐以帶點神祕色彩的東方 5 聲音階，使他的音樂罩上一層面紗，看不透內裡，縹緲如詩，幽邃如夢。

曲中的長笛，主題動機還是象徵著牧神。

在不同的場景氛圍中，其他的角色也一一登場。例如法國號吹奏的就像回聲，豎琴則營造夢幻的效果，雙簧管與豎笛則像仙女般地登場。尤其 31 小節的全音階旋律，以及 37 小節的 5 聲音階旋律，都像是與牧神嬉戲，一直到 55 小節進入全曲的高潮。

人生好像也在上帝的創作中，發展出許多意料之外的情節——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勇敢地追逐了一個幾乎不能達成的夢想。

我出生在軍公教家庭。父親退伍後，經商失敗。我在初中就比別的同學早熟，很早就想我是誰？人生為何不平等？

然而要自我覺察我是誰，並不容易。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這樣說：“你是為了你自己而造了我們。除了安息在你懷中，我們的心無法獲得寧靜。”

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中也說：“人若不先想念上帝的性格，繼而觀察自己，即得不著真正的自我認識。”

我曾經接著寫了下面一番話：

“一個人認識了上帝，才越認識自己；越認識自己，才知道自己不夠認識上帝；知道自己不夠認識上帝，才能發現自己連自己都認識不清；發現自己連自己都認識不清，正是通往認識上帝的唯一門徑。”

我小學畢業後，順利地直升私立復興中學。然而父親經商失敗，讓我幼小心靈蒙上陰影。

我曾經想輟學去打工，但是被父母親否決了。

我和弟弟成了鑰匙兒童，自己到巷口吃碗陽春麵，然後回家做功課，自己上床睡覺。多虧愛我的師長熱心幫我奔走申請清寒獎學金，又有胡文燕老師為我預備了兩年的午餐便當。

在聯考前一年，我信了耶穌，開始向祂禱告。英文成績竟然在最後 3 個月突飛猛進，最後考了 95 分，僥倖地上了第一志願建國高中。

我常常希望父親經商失敗只是一場噩夢，有一天能醒過來。我常常幻想父母是為了使我上進，因而假裝負債。可是一直到高中，這個“噩夢”都沒醒。

考上建國高中之後，我在林森南路禮拜堂受洗，成為家中第一位基督徒。

在閱讀宋尚節博士的講道集後，我痛哭悔改，並蒙聖靈光照、基督寶血洗淨，成為重生得救之人。高二暑假，我參加校園團契主辦的夏令退修會，決志奉獻一生為主所用。

我並不是非常用功的學生，因為參加管樂社和教會詩班，對音樂產生了興趣，荒廢了課業，所以高二留級了一年。

高三時被韓德爾的《彌賽亞》神劇所感動，因此在 18 歲的時候，勇敢地追逐了一個幾乎不能達成的夢想——我只學了 8 個月的鋼琴，竟然敢拒絕聯考，毅然決然投考國立藝術學院第一屆音樂系的單獨招生（1982 年）！

同學都佩服我的勇氣，因為我用年輕的生命進行了一場豪賭。本來我也不敢這麼做，但是幸

法國詩人斯特凡·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法國畫家馬內（Édouard Manet, 1832-1883。或譯馬奈）繪於 1876 年。現存於在巴黎的博物館 Musée d'Orsay。



虧恩師錢寶午女士的鼓勵。她為我介紹鋼琴老師，又常買奶粉給我補充營養。

我因為家境清寒，住校工讀，負責管理樂器室，僅僅 2 坪大小的空間可以棲身。

但也因為如此，可以在音樂教室練琴及吹豎笛。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指揮家，但是鋼琴初學乍練，不能報考指揮主修，只得以豎笛主修報考，蒙主憐憫，以第 10 名錄取。

這些 18 歲以前的生命經歷，看起來雜亂無章，甚至光怪陸離，但是其中有許多線索，正是上帝在我身上奇妙的帶領與安排。追夢的勇氣，更是祂所賜。

形式與自由

《牧神的午後前奏曲》是個類三段式，有個著名的分析，甚至用黃金分割律的 1、2、3、5、8、13、21、34、55，找出這首曲子與 110 行詩節之間的關聯，因而理解到前後段落之間的倒影關係。雖然有點牽強，仍然可以看出音樂家與詩人其實仍然在玩數學遊戲。

主題出現次數的分配，也是前後各 5 次。不過最後一次的變形，卻是旋律的留白。在看似對稱的形式中，充滿了自由的和聲色彩，更別提節奏的層次堆疊了，連旋律之間的音程都微調過了。

我的人生，也好像是呈示部——發展部——再現部。

過了中年，好像又回到兒時。懷舊，卻回不去了；許多的空白，其實是一種感傷，是莊周夢蝶、黃粱一夢。然而信仰帶給我的力量，讓我相信生命的完成不在自己的手中，而是有一位譜曲者。在祂的嚴格的形式中，我仍有些許揮灑的自由。

再現與尾聲

2014 年，我接到一個邀約，沒有想到自己會

再有機會，指揮《牧神的午後前奏曲》這個作品。

我在法國國立巴黎音樂院課堂上指揮過，現在竟有機會在里斯本指揮葡萄牙的樂團。這都是因為要向我的老師祝壽。

25 年前，與老師相遇的時候，他的聲望如日中天。我不但什麼都不懂，連法文都不太會說。沒想到卻能通過三輪入學考試，成為巴黎音樂院的合唱指揮班的見習生。

從 1990-1997 的 7 年之間，我從一個只能上場排練 5 分鐘的見習生，到成為他的助教，甚至最後，他把聖摩里斯音樂院的指揮班教席交給我……在我心目中，他就像我的父親一樣。

再次見到他，並且要在他面前指揮，對我而言，是個尋根之旅。

我的心情忐忑不安。而且所要指揮的這首作品充滿了回憶——那一年我在法國貝桑松青年指揮大賽上，以此作品奪得特別獎，同年聖誕節過後，迎娶了妻子。

我常常想，這一生要追求什麼？

我曾經羨慕指揮帝王卡拉揚所建立的音樂王國，然而我總在落幕之後，曲終人散時，內心有難以言喻的孤寂。

我也欽佩文天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但是人性的軟弱，讓我徒勞無功！

現在我知道，不用再追夢了，而是要放下自己的夢想，去跟隨耶穌的腳蹤！

雖然給老師祝壽，最後換成了另一首樂曲，但我卻再度研讀了德布西的《牧神的午後前奏

“大錯誤”餅乾

吉鳴

幾年前，我和女兒海蒂心血來潮，想烤個餅乾試試，於是我上網下載了一個做甜餅乾的食譜。

我們準備好所有的材料。沒想到在和麵時多放了麵粉。只好增加糖和黃油；誰知在手忙腳亂中，又錯了比例。結果又軟又稀的麵團，倒進烤盆後，填滿了整個盆，沒有一點餅乾該有的形狀！

烤完後，我們嚐了嚐。出乎意外，餅乾帶著濃濃的黃油味，居然像丹麥餅乾一樣好吃！

於是我們把大餅乾的食譜記下來，接著把餅乾帶到教會，想和大家分享。可是看到這塊其貌不揚的餅乾，誰都不想碰。我們只能掃興地把餅乾帶回家，花了好幾天才吃完！

一年前，海蒂突然想按著食譜，再烤一次大

餅乾。

這次，她買了紅，綠，藍，白等各種花色，要待餅乾烤好後，再親自設計，點綴。果然，一個由泥土，藍天，十字架和心形組成的“耶穌愛你”，就在她手下慢慢成型。

我們帶著點綴好的餅乾到教會，餅乾被一搶而空。因此，復活節的時候，我們又做了復活節彩蛋圖案的餅乾；聖誕節時，餅乾的圖案則是一株美麗的聖誕樹。

我們萬萬沒有想到，一塊不起眼的餅乾，可以變成一件藝術品，傳講耶穌的信息，讓人們看到基督永恆的愛！

海蒂管這塊大餅乾叫“大錯誤”。

“明白嗎？這很大！又是一個‘錯誤！’但上帝從不犯錯。”她愉悅地說。

在我們眼裡，這塊餅乾是一個“大錯誤。”但是，當我們用雙手讚美上帝，它就變為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因為“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羅》8：28）

希望我們生命中的那些“大錯誤”，都會成為我們見證上帝的奇蹟。

作者來自上海，目前在好萊塢從事劇本寫作。



吉鳴 攝

（上接 19 頁）

曲》。再現部更像是另一個變奏，無論是豎琴的伴奏音型，或是長笛的主題旋律，都是回憶！

尾聲中有大量的留白，牧神沉沉睡去，繼續他的綺夢。我呢？我自己的夢想，在永恆的主面前消融一空。

我仍然是個“勇於追夢”的戰士，只是我已經學會了，讓主為我圓夢。

短暫的今生，不過是永恆的前奏曲罷了。我真正的想望，恰似《魔戒三部曲》電影中，巫師甘道夫論死亡的一段話：“當我們在晨曦的微光中醒來，光明的彼岸是一片遼闊的綠茵……”

這正是尾聲回到 E 大調三和弦，以及古鏢鈸餘音繞梁的深意啊！

作者在休士頓教會。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 2016.03.03. <http://behold.oc.org/?p=29459>]

是少年彌賽亞犯了錯？ 還是《少年彌賽亞》 犯了錯？

邱慕天 |

近年好萊塢復活節檔，內容愈來愈反映出必須一面顧及正統、一面得有所創新的雙重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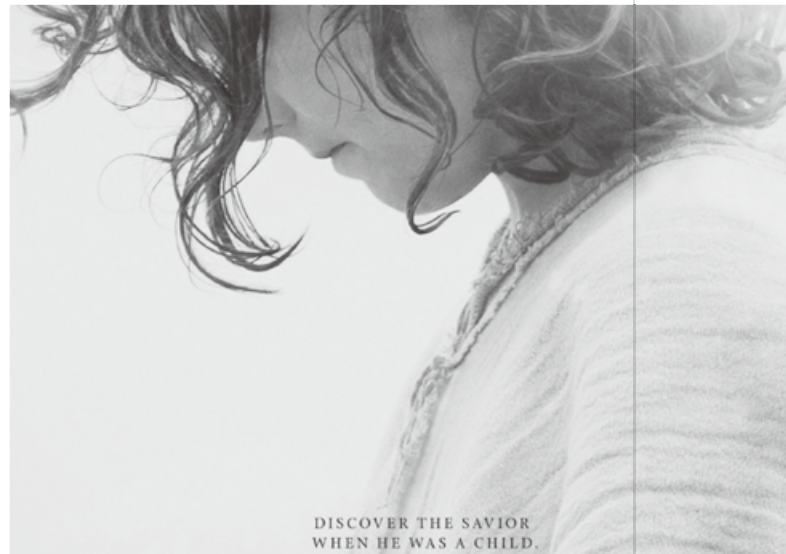
對片商而言，復活節檔的聖經電影只有一個最高製片原則：“打動教會界包場觀看”！故不論如何創新，都絕不能離經叛道、惡搞基督信仰。

但由於嚴格根據聖經情節翻拍大銀幕的做法，在過去數年已被《上帝之子》《受難記》用盡了，2016年的《少年彌賽亞》（The Young Messiah。註1）終於開始步入舞台劇大師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 1948-。註2）“寫實架空式”的新區；對偽經上才有、正典福音書甚少著墨的少年耶穌故事，加以立傳生色。

邁入轉型突破期

《少年彌賽亞》將在3月下旬的復活節檔期上映。劇本改編自知名小說家安·萊絲（Ann Rice）於2005年出版的“耶穌基督”（Christ The Lord）系列中，第一部作品《神子》（Christ The Lord: Out of Egypt）。內容是敘述7歲的耶穌和家人離開埃及、回到猶太故鄉的故事。

在這個“寫實架空”的基調下，以英文、而非《受難記》考據式的亞蘭文與拉丁文拍攝的抉擇，顯得順理成章。



雖然是改編，但《少年彌賽亞》要為劇情注入張力，必然得對電影中的幾個元素，加以著墨：

1. 耶穌的神性意識發展。
2. 耶穌與家人的互動張力。
3. 耶穌家人與其社群之間的互動。
4. 耶穌與體制（猶太宗教、羅馬政治）間的互動張力。

其中第3、4點，對《少年彌賽亞》不太會是問題。

儘管眾所周知，福音書中，對耶穌童年的記載很少。主要引述來自《路加福音》2：40-52。

內容除了如“縮時攝影”般地描述“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之外，還講述了耶穌12歲時與父母上耶路撒冷聖殿過節，卻拋下父母進

殿與猶太教師談道。他的聰明問答和應對，震驚四座。

由於好萊塢過去並無描摹童年耶穌的電影題材，改編自小說的《少年彌賽亞》只要抓住“深沉睿智卻仍討喜”的少年形象，來充分發揮，便很難出錯。

但是，要談耶穌的自我意識以及家人互動，卻不容易。

高低基督論與《路加福音》

首先，耶穌的神性意識發展觸及基督論“神人二性”（基督耶穌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教義之神學奧秘。沿著高低基督論（high and low Christology）的光譜，神學家與信眾各有定見，卻未曾明言共識。

“高基督論”認為耶穌在身心靈層面更偏向上帝、不像人；“低基督論”則傾向用更多常人視角的心理學、人類學，解釋耶穌的自我經歷。

預告片中，少年耶穌靠著馬利亞的引導，逐漸發展出“正確”的自我神性覺察，如此迎合天主教的聖母觀，電影顯然意在一魚兩吃，新教舊教市場都要。

然而，馬利亞教導的情節不但從未在聖經出現過，《路加福音》那段耶穌童年故事，反而清楚透露了“耶穌比祂的雙親都更明白天父的



旨意”：

當約瑟與馬利亞花了3天時間，終於在聖殿找到“失蹤兒童”耶穌時，他們並未分享聖殿周遭人士對這位“神童”的驚嘆，反而把耶穌當作一個刻意捉迷藏、讓父母心焦的“屁孩”。於是，耶穌當下糾正了馬利亞的觀念：

“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的家裡嗎？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而馬利亞暗暗地“把這一切事，都存在心裡”，改變了自己對耶穌的教養態度。

由此可見，《少年彌賽亞》一片在採取“低基督論”描繪手法的同時，顛倒了耶穌與其父母親間互動的主客性。

一如電影預告文宣中寫道：

“耶穌對於自己的身分和存在感到困惑和掙扎，他疑惑自己‘為什麼擁有著死而復生、治療疾病的能力呢？’

“於是向父母尋求解答，但約瑟和馬利亞要如何向‘上帝之子’解釋這個世界呢？又如何膽敢去教育身負聖命的他？更要如何去幫助一位降臨於世、來拯救自己的救世主，讓耶穌明白自己出生真相與使命呢？”

偽經《多馬的孩童耶穌福音》

然而彷彿光是這樣張力還不夠似的，《少年彌賽亞》預告片更透露了馬利亞囑咐耶穌：“隱藏你的神力、靜待天父指示你何時及如何使用它。”顯然是片中的少年，濫用神力被“抓包”了。

此時，未看過全片的筆者，可反推《少年彌賽亞》極可能自偽經《多馬的孩童耶穌福音》（參 <http://www.xiaodelan.org/BookInfo.asp?ID=10664>）擷取靈感。根據這本2世紀的託名之作，孩童耶穌曾在安息日，對泥塑鳥吹氣，變成了12隻活鳥。中文預告影片的43至45秒，就是拍攝這段故事。



在《少年彌賽亞》的介紹中，好萊塢禱告網（Hollywood Prayer Network）發起人凱倫·科維爾（Karen Covell）表示：

“我相信本片會激起盛況空前的討論和深度的探問，或許會引導許多人第一次翻開聖經。”似乎暗示了這是一部帶來疑問、而非答案的電影。

《多馬的孩童耶穌福音》還有非常多離奇的內容，包含耶穌 5 歲時，別家的孩子搗毀了耶穌堆起的小池塘，於是因祂的咒詛而變成一具乾屍；後來有另一位孩子，因為莽撞奔跑而撞到耶穌，也因被耶穌咒了一句，就仆倒斷氣，引發鄰里恐慌。

這些“兒童不宜”的部分，很可能不會納入片中，否則既傷害了信徒情感，也不太可能將《少年彌賽亞》留在合乎“保護級”（PG-13）的分類標準。

官網上，自稱“基督跟隨者”的導演賽羅斯·諾羅斯泰（Cyrus Nowrasteh）更說，拍攝這部片所持的信念是“盡最大可能貼合聖經”。

只是有沒有可能，當許多人翻開聖經時，才發現電影所拍出的這些內容，根本不存在於聖經中？

基督教題材電影的神學

2014 年因有許多基督教題材的電影面世而被譽為“好萊塢聖經年”。

《基督教新聞社》（CNS）在 2014 年 6 月曾委託民調，發現基督新教徒對好萊塢持有正面觀點者為 4 成，天主教徒則為 57%。儘管在受訪者中，有近 8 成（79%）者認為“是否忠於聖經詮釋”，是他們選擇觀看基督教題材電影的決定性因素，但只有 33% 的受訪者認為，好萊塢做到了這點。

19 世紀的批判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von Feuerbach, 1804-1872）以“宗教是人在本性的外在本性”的說法聞名於世。在《基督教的本質》（*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中，他更大膽地提出，“上帝”不過是人按照人類美好的形象所創造出來崇拜的對象。

這背後是唯物主義“反上帝實存”的思想。

後現代某種程度上復甦了費爾巴哈的基調。如近年打造的《挪亞方舟》（註 3）、《出埃及記》，這類需要“解讀與解毒”的聖經題材改編電影，在讓人耳目一新之餘，也成了窗口，給當代許多年輕人置入錯誤基督教信仰和“上帝”印象。

《挪亞方舟》的挪亞被“上帝”搞得精神分裂，甚至想殺自己孫子；《出埃及記》中的“上帝”則以狂童形象驚世駭俗地現身，其毫不講理的作為，逼得摩西在法老與妻子西坡拉之間進退維谷。

這類改編手法與《少年彌賽亞》一樣，都夾帶了導演自己想要訴說的“人性掙扎”；“上帝基督”自然在受人類慾念投射的過程裡，也沾上不少人味。

由於“犯錯”及“自我懷疑”，不過是一名青少年在成長中，正常且健康的經歷；我們可以想像，在觀看《少年彌賽亞》後，或許，因此錯誤的耶穌形象、教會歷代以來所防範的“偽經”基督論，會被我們重新認識和接納呢！

作為神學研究者，筆者深知高低基督論間的鬆弛有度，才是健康常態；作為傳播與佈道工作者，筆者更反對不假思辨的教義崇信——需要在犯錯及自我懷疑中成長的，不是彌賽亞，而是每一位門徒！

不論什麼電影，教會該自問包場的心態是不是停留在“讓好萊塢幫我們撒種佈道”、“讓電影衝上票房冠軍寶座”來“榮耀上帝的寶座”？只怕當基督教界會在世俗日益精緻的行銷手法下，失去了信仰的主動性。

[本文刊於《舉目》官網 <http://behold.oc.org/?p=29133>。]

是誰？舉起右手點名

——蘇打綠，《冬未了》

“或許我有罪！為何我有罪！若我說祂也……”

——蘇打綠，《他舉起右手點名》

上帝有罪？

蘇打綠的新專輯，“韋瓦第計畫”（註1）終樂章《冬未了》（編註1）絕對是華語流行樂界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這不是因為樂團遠赴柏林、匈牙利，從一個



跨國團隊中打造出令人驚豔的藝術結晶體；不是因為專輯大量採用古典交響樂，來鋪陳其澎湃的創作野

心；也不是因為在市場不景氣中，砸重金大手筆的豪賭氣魄……都不是！

《冬未了》的音樂創作里程碑，反映華人流行文化和哲學思潮。

流行藝人消費宗教和道德、反霸權、反保守主義，以顯其思想進步、走在時代前沿，中外皆然，並不稀罕。但《冬未了》更上一層樓，直接指控上帝有罪。這使得蘇打綠在一片庸脂俗粉中，完全脫穎而出，把這股風潮推到了一個全新的層次。

正如《冬未了》的唱片宣傳文案“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敢這麼極至，只有蘇打綠。”

《他舉起右手點名》

《他舉起右手點名》是最能抓住《冬未了》

（上接 23 頁）

2000 年後的今天，耶穌依然走在路上，看見一群困惑地從電影院走出來的基督徒，正彼此爭執著。他們發現了耶穌，立刻上前問祂：

“是《少年彌賽亞》犯了錯呢？還是少年彌賽亞犯了錯？”

耶穌笑了。（註4） ◆

註：

1. 參：官方預告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0VL4o5IPjA>。

2. 安德魯·勞埃德·韋伯為生於英國倫敦的劇作家。獲獎無數。作品包括《耶穌基督超級巨星》中的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貓》中的 Memory、《歌劇魅影》中的 The Music of the Night。

3. 參：王星然，“《挪亞》的狂野想像——到底《挪亞》是大爛片？還是有思想深度的好電影？” <http://behold.oc.org/?p=22022>。

4. 參《約翰福音》9：1-16。

作者為媒體與神學工作者。

專輯意象的作品。

這首歌以古諷今，藉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屠殺，來影射當代社會對弱勢族群的迫害：“移民、俘虜、同性戀、吉普賽、猶太，有沒有它這麼恨我們的八卦？”“在愛仇敵之前，卻先恨了朋友”。

究竟是誰要為這一切負責呢？

作詞兼主唱青峰，把矛頭指向上帝！

《他舉起右手點名》是蘇打綠為“追求智慧以分別善惡”的人類，唱了一首遠古哀歌，感歎人類始祖為了追求智慧，而“帶來原罪”，上帝竟妄想“用契約馴服”罪人。

在青峰的筆下，上帝是非不分，不公不義，他唱道：

“因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個殺人犯”。最後他下了一個上帝有罪的結論：“或許我有罪！為何我有罪！若我說祂也……”

要定人有罪，要判定“不公”，必先界定什麼是律法的標準，什麼是義。

我不知道青峰審判上帝所用的標準為何？也不知道他的標準是誰定的？如果標準是蘇打綠自己定的，那麼其實蘇打綠是站在比上帝更高的角度在施行審判，他們必定比上帝更有智慧，更加全知全能、更加聖潔公義、也更加信實可靠！

惟有上帝是那義者

然而，惟有上帝是那義者（《徒》7：52；《約一》2：1），“罪”是違背了上帝的義。指控上帝有罪，就是說上帝違背了自己的標準。

上帝的義和公平，與祂聖潔的屬性，有密切的關係。祂是至聖者，故與罪毫無相關，因“上帝斷不至行惡，全能者斷不至作孽”（《伯》34：10），“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麼？”（《創》18：25）

上帝是忌邪的（《出》20：5），祂恨惡罪（《詩》45：7）、發怒抵擋罪（《羅》1：

18）。祂也絕不以有罪的為無罪的（《民》14：19；《出》34：7；《那》1：3）。

審判上帝有罪，這在邏輯上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當然，要求沒有神學背景的蘇打綠，把基督教的“罪”與“義”，在歌詞中表達清楚，無異於緣木求魚。況且，曲、詞之所以動人心弦，旨在抒發情緒、傳遞美感，因而豁免於律法和學術的精準要求。

我非蜀犬吠日，不解風情，花時間寫這些，實在是看到不少教會裡的“打粉”（蘇打綠粉絲之自稱），除勤跑蘇打綠演唱會外，近來還常在臉書和微信上推廣《冬未了》，故在此做一點回應。

忠於自我，還是自我沉溺

平心而論，蘇打綠是當代華語流行樂壇最值得聽的團體之一。（註2）他們的作品題材延伸得很廣，對社會有很深的關懷情，甚至大膽觸及一般華語流行團體很少涉獵的宗教、靈性、及哲學領域。

以《冬未了》為例，這張專輯瀟灑了很濃厚的存在主義氣味，字裡行間充滿宗教元素及哲學符號，包羅萬象，野心極大。但也因此有幾首歌太過自我沉溺，歌詞更是東拉西扯，常讓人丈二



金剛，摸不著頭緒。

比方說：

《對殺人狂的指控》看似在哀歎尼采超人哲學的遭人誤解，終成為殺人利器。但在歌詞中，卻莫名地插入先知約拿被大魚吞下又吐出來的故事，像是在嘲諷宗教狂熱，卻不知真實用意為何。

《痛快的哀豔》“痛快”地（編註 2）唱出對宿命論和機率的迷茫：生命中，到底是什麼在速寫每個人的自畫像？蘇打綠的答案好像傾向機率，但又不十分肯定。

《他舉起右手點名》除了指控上帝外，置入了令人費解的希伯來文和梵文（註 3），並無畫龍點睛之效，反成了故弄玄虛。

兩首英文歌 *everyone* 和 *must keep singing*，編曲和配器都令人耳目一新，跨界實驗精神值得稱許！惟歌詞文法殘破，詞不達意——青峰の中文底蘊很好，但蘇打綠還是不要自曝其短，去寫英文歌吧！

蘇打綠一向懂得藏拙，但這次他們駕馭的題材難度太高，既要賣弄未曾深究的宗教名詞和哲學概念，又要秀兩句不熟悉的外語，還要編寫大型管弦樂總譜……以致多首作品略顯斧痕，不免遺憾。

蘇打綠一向標榜“忠於自我”，但如何避免

流於為賦新詞而強加自己不懂的宗教符號和哲學術語，掉入“自我沉溺”的泥沼，也許是今後要面對的一個挑



戰。

結語

到底是誰舉起了右手點名？是希特勒、是當代社會、還是上帝？

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如果《冬未了》就是想要忠實反映蘇打綠在面對人性、面對社會時，腦中所呈現的混亂、費解，和無知……

那麼，這張唱片，無疑是成功的！ ◆

註：

1. 蘇打綠用 6 年（2009-2015）時間打造大型跨國音樂計畫——“韋瓦第（Vivaldi）計畫”，造訪 4 個國際城市——臺東、倫敦、北京、柏林——在當地錄製以四季為主題的四張專輯：《春日光》，《夏狂熱》，《秋故事》，及《冬未了》。
2. 筆者曾寫過一篇介紹蘇打綠的專文，從“世代和解”的角度來討論他們的作品內容，見：《“和好”的主旋律——90 後蘇打綠現象》<http://behold.oc.org/?p=23490>。
3. 歌詞中的希伯來文“הלוואג... ההילים... הבושח...”指 redemption, sorry, answer；梵文“ॐ मणिपद्मे हूँ”指 6 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編註：

1. 《冬未了》是蘇打綠的第 10 張專輯。其中以此樂團的第一首全英文創作曲 *Everyone*，作為暖場。該曲的 MV 遠赴柏林拍攝。此專輯已於 2015 年 11 月 4 日發行。
2. 蘇打綠的官方 MV 稱《痛快的哀豔》為“痛快版”。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6g0ncregRc>。

作者為教會長老，任職於密西根州政府 IT 部門，服事重心為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校園事工。

在同志遊行中呼喊愛？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 <http://behold.oc.org/?p=29166>]

2015年10月底，全亞洲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同志大遊行在臺北落幕。除了台灣之外，亦有來自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港澳、泰國等亞洲國家的同志參與。主辦方表示，挑戰性別與年齡的藩籬，是今次的訴求。

身為基督徒，我並不贊同該運動的許多概念。不過很有意思的是，我發現許多參與遊行的人，其著眼點並非全是同志議題。

對“性”的解讀

點開遊行照片，各種性暗示的標語映入了眼簾。我並不想複述這些標語的內容，但這些標語的訴求之中，有幾個共同的價值觀，諸如：性不應該受年齡的限制，性不應該被限制在性別的框架中。

我心中不禁迷惘：當遊行高舉性解放旗幟時，他們對“性”的定義是什麼？“性”指的是一時肉體的快感，還是人心深處對親密關係的渴望？

根據《巴恩哈特語源學辭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1988) 的解釋，“性 (sex)” 這個名詞，源自拉丁文 *sexus*，是“分開”的意思，表明性別，即男人或是女人的性別狀態。

心理學家羅洛梅在他的著作《愛與意志》中進一步的闡釋，人受造而為雄性與雌性，有彼此渴慕的自然天性。男女二性渴求在結合中補全彼此的不足，進入豐富和圓滿。



Atinnclu 攝

在舊約聖經中，“認識” יָדָע (yada') 與“同房” 是同一個字，指的是親密的認識——指夫妻之間身體、心靈契合的親密認識。

渴於親密

對於愛與親密關係的渴望，本該帶給我們對幸福的追求。可是許多的時候，卻帶給我們無限的苦澀。

三藩市的卡斯特羅區，以同性戀聞名。天主教神父盧雲，曾在那裡服事愛滋病患，接觸到無數痛苦的心靈，渴望愛與接納。盧雲提到：

“那些被自己家庭驅逐的男孩被逼在街上混。”

“他們當中有數以百計的人，在浴室遇上（性）伴侶，從來不認識名字，卻從那些伴侶染上正在奪去他們生命的病毒。”

“那些年輕的男子正在死亡——名副其實地

不問何以曉浮生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 2016.02.18 <http://behold.oc.org/?p=29323>]

周巨貓

天藍雲澈，山巒悠遠。我踩著油門，一路向西。

不能捨棄的

“巨貓，你怎麼還不交男朋友呀？找個藍眼睛的，以後過綠卡生活……”

“巨貓，現在在哪裡工作呢？……”

“巨貓，你現在工資多少呀？……”

“巨貓……”

為了躲開問話，躲開那些凌亂的思緒，這個週末，我決定回訪念大學的鎮子，順便看看朋友。前段時間，暴雨淹沒了德克薩斯州的許多田地。而今天空初初放晴，空氣裡都是陽光的氣息。

半年前大學畢業，我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然後也很快辭去了這份工作，因為發現中

國老闆既不尊重美國法律，也不尊重我。在瞭解了她做事的風格以後，我便認定，為她工作是沒有前途的。板凳還沒坐熱，就走人了。

而後又打聽了一些其他的工作，發現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於是失去了尋求的願望。

然後是許多輾轉反側的夜晚，不願意打電話回中國的強烈情緒，耳邊各種各樣的聲音，

(上接 27 頁)

正在死亡——就因著他們對愛的饑渴。”

人對愛與接納的渴望該如何滿足？上帝按祂的形象與樣式造了人，又向人吹了一口氣，使人不僅僅是塵土，而是有靈的活人，使人不僅有肉身的需求，也渴望靈魂的飽滿。

儘管而今的人已經因為悖逆而離上帝很遠了，但那個受造時就有的原始渴求一直都存在著，催逼著人去尋找生命的滿足。

人想用身體的滿足來彌補心靈的空洞，然而身體的結合，與心靈上的親密關係並不能畫上等號。今日的流行文化中，高舉性享受，而非關係之間的親密與交流。

性享受可以讓人即刻享受肉體的歡愉，但是親密關係的建立與維持，則需要付出更多，包括，花時間去陪伴對方經歷生命的低谷；在對方最狼狽不堪的時候，選擇接納而非拒絕；當對方傷害你時，選擇寬恕；當你的慾望與對方的需要相衝

突時，選擇放下自身的享受，成就對方……

請來愛我

看著遊行中的種種訴求，以及男男女女的呼喊，我心中更深領會到盧雲的話：

“有時我看人類就像一個苦海，他們渴望著關懷、柔和、關切、愛顧、接納、寬恕和溫順。似乎所有人都在喊：‘請來愛我。’”

我們渴望的愛與親密，無法藉著性的解放而滿足。

當我們用自己的偏好與方式，而不是按著上帝的心意去愛的時候，總是傷痕累累，充滿眼淚！那真正能帶給我們滿足，且不摻雜任何恐懼的愛，是來自上帝的愛。

我們不是因為聖潔才享受祂的愛，而是因為祂的愛，我們才有可能走向聖潔與真實的平安。

◆ 作者來自臺灣，留學德國，現居美國。



Amy Chang 攝

許許多多的懼怕……

我又想起以前在中國教英文的時候，因為雇我的老闆對學生撒謊，我和她發生爭執……以及剛剛辭去的這份工作，那些和我同桌吃飯、一起禱告的人，可以安心而又安身地留下來，我卻不能。甚至在教會中提起這件事時，得到的多是質疑和不解，似乎沒有人理解我所說的：

“我不想妥協自己的原則。”

我每天聽到的，都是如何想

盡辦法在美國留下來。即使使用不正大光明的辦法，即使頭破血流，也要搶到工作簽證。

我又該如何解釋：即使我希望自己在美國這片土地上有所成長，但“留下來”對我來說，並沒有那麼重要。因為在我看來，所有看似有前途的事情，所有看起來光明的路，若是捨去了上帝的原則、信仰中的堅持，那麼就都是黑暗的。

黑暗中的巨貓

“巨貓你真幼稚！”

“你不知道什麼是社會！”

“到底是不是你的驕傲在作祟？為什麼別人能做，你就不能做？”

“你只是在給自己找藉口。其實你就是不願意努力！”

“巨貓你真的很失敗。你看別人都……”

只見黑暗之中，巨貓拱起貓背，毛豎起來，露出了尖銳的爪子，警覺的眼珠閃著陰森的光，全身散發出不友善的氣息……但是我並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和誰鬥爭。

我又生病了。倒在床上，呼吸都是困難的。一站起來就感覺要暈倒。

“怎麼辦，我沒有保險。

我不敢去看醫生。”

“怎麼辦，要是這一次好不起來了呢？”

“怎麼辦……”

我眼前浮現出自己半死不活的樣子飛往中國，著陸之後沒有人扶，只能摔倒在地上……每次這樣的場景閃過，我就把自己裹進被子，遮住從窗的縫隙照進來的陽光。

許多的擔憂，許多的祈禱……幾個星期以後，窒息的感覺逐漸消失了，我又開始可以出門，看看家門口大片大片盛開的野花。

那天，一份英文雜誌的主編向我約稿，我們坐在咖啡店聊天。

“你現在的目標是什麼？”她問我。

“我希望3個月之後能漲一萬。”我喝了一口手中的果茶。

“工資？”她似乎有些小驚訝。

我咧開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辭彙量。”

因為身體不舒服，心裡也難以安靜的原因，說好的稿件，拖了好長時間才給她。總算把手頭上的工作都收尾了，我想，是時間回小鎮去探望大家了。

人艱勿折

在這個生活昂貴的大城市，沒有工作，病了一場，心中的不安全感也日益加重，擔心自

已捉襟見肘之前還不能有足夠收入，於是連給車加油的時候，都要把油管豎起來抖一抖，一滴都不能放過。

這個時候旅行，難免有放縱的嫌疑。不說別人怎麼看，自己對自己，也不好交待。然而，3個小時車程之外的大學城——我度過了人生最珍貴的4年的地方，還是可以拜訪的。

最重要的是，經歷許多祈禱、思考，未來的選擇在我眼前也清晰了一些，讓我在關心我的人面前，不至於無從作答。

回到大學城，第一天，我拜訪了巴頓老爺爺、老奶奶家。他們家有我見過的最美麗的花園。

第二天，去了格林家——那個我居住過兩年，有許多歡笑和淚水的地方。女主人蘇珊問我，是否還記得那年她教我游泳，我頭一次尖叫著從滑梯上

掉入泳池……我當然記得。我還記得那些夏日，那些可以悠閒地漂浮在水中，仰頭看著明月的日子。

第三天，拜訪了麥克朗家。

麥克朗大叔是我大學期間教會的聖經導師，一個典型的德州人——高、大、胖，留著絡腮鬍子，戴著牛仔帽，腰間一把短而鋒利的獵刀。他能毫不費力地在烈日之下抬起重重的建築材料，談笑之中把所有其他州的人都稱作“北方佬”。

我欣賞他和他妻子梅麗莎的直接和與眾不同，常常開著我被冰雹砸出許多坑坑的小破車，穿過他家巨大的田地去造訪。

“你最近怎麼樣嘛？工作如何？”大叔問我。

“我不做啦。”我說。

“為什麼？”

“那份工作和我的價值觀不符。”我雲淡風輕地說。

“哈哈，找不到純潔的媒體機構去工作，真是好意外啊，是不是？”大叔笑得咯咯咯。

“沒錯。我幼稚。”我白了他一眼，往嘴裡扔了一個櫻桃。

“所以，你的計劃是什麼？”大叔吹吹鬍子，又問。

“上帝呼召我明年回中國。我在那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又扔了一個櫻桃。

大叔立刻開始分析，什麼屬於上帝的呼召，什麼屬於自己

的期望。我一邊裝做有興趣地聽著，一邊想，如果大叔懂中文，我一定和他講4個字：“人艱勿折。”（編註：意思是人世如此艱難，有些事情不要拆穿）。

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加上“神聖”的帽子，總是令人激動的。當我說“上帝感動了我去做”的時候，我未必確定真的是上帝感動了我。可能是我覺得對，就去做了。其實大叔說的對，大多數時候上帝並不呼召我們去做一件具體的事情，而是希望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培養出基督的品格來。

尾音

離開的時候，看見大片的土地上，向日葵已經開放了。又回憶起那一年的夏日，自己在旅途中看到大片的向日葵，激動地跨過柵欄進去，結果被蜜蜂蜇了。又記得遠方有朋友對我說：“無論到哪裡，記得，要對著太陽，盛開。”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過是一片雲，不過是過客。無人不望踏遍浮生錦色，可是也無人知曉明日之路。所以，只能面向天空，張開雙臂，閉上眼睛，因為基督，已經接納了我。這是我唯一，想走的路。 ◆

作者來自昆明，在美學習新聞專業。為中英文雜誌撰稿人。

Amy Chang 攝

精神病是鬼附嗎？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 2016.01.24 <http://behold.oc.org/?p=29108>]

| 徐理強 |

對有幻聽和幻覺的精神病人，華人教會常常認為是邪靈干擾或魔鬼附身。

最近有一位宣教士，有幻聽、幻覺，也有懷疑的錯覺。其臨床病徵，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診斷標準。可是他的家屬，連帶給他看病的基督徒內科醫生，都認為很可能是他在泰國宣教時，受鬼附或邪靈干擾造成的。

把精神病跟鬼附掛鉤，這種誤解，其實出於對聖經的不瞭解。聖經裡面確實有幾處經文，告訴我們，某些身體疾病以及精神疾病是鬼附造成的，茲將這些經文歸納在下列的表中：

從這些經文看來，不單是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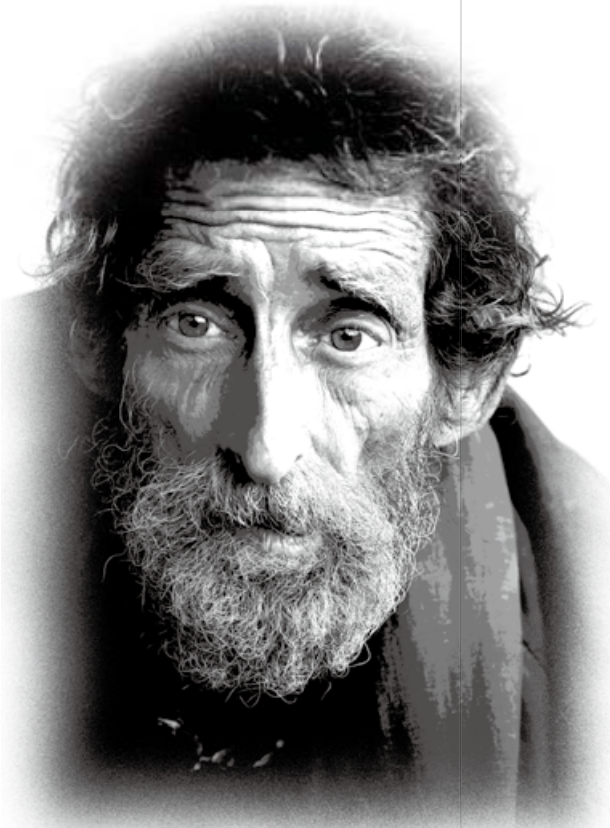
神病，有些身體的病，也是鬼附造成的。

問題是：今天我們碰到癲癇症、啞巴、瞎眼，或精神病的病人，該如何辨別他們是否被鬼附呢？更重要的，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或許是、也或許不是鬼附的病呢？

當今教會中普遍認為，只有精神病才是鬼附造成的（比如上述宣教士，如果得的是心臟病，大家絕對不會認為，這是在泰國被鬼附造成的）。

更有些人認為：如果精神病人的力氣特別大，需要好幾個強壯的人才可以抓得住，或者，

經文	症狀	跟今天哪些病相似
《撒》19：24	掃羅王整夜說方言；脫衣服；懷疑	雙向症
《路》11：14； 《可》9：17	啞巴	大腦說話的區域有毛病
《路》13：11	駝背	脊柱的病
《太》12：22	又盲又啞	大腦毛病
《可》9：17-27	癲癇，啞巴	癲癇症，大腦毛病
《可》5：1-17	住在墳墓的人	分裂症
《徒》16：16-18	占卜的女孩	分裂 / 雙向症
《徒》19：13-16	打傷祭司兒子的人	雙向症



Leroys 攝

病人講話變了聲音（比如說一個大男人，用女人或小孩的聲音說話），那就是鬼附的跡象。如果病人對耶穌是否道成肉身的問題，不作回答或否認，那就更證明他是被鬼附的。

筆者認為，嚴重精神病人力氣特大，或變聲音說話，或否認耶穌道成肉身（因為病人的思維紊亂），在臨床上是很普遍的，未必能用來辨別鬼附與否。

關鍵問題是：鬼附與非鬼附造成的疾病，病人有同樣的生理、結構和器質上的改變嗎？

非鬼附的病，諸如瞎眼、啞巴、駝背或癲癇症，都有器質性（結構、生理）的病理改變。比如說，瞎眼可能是因為視覺神經某處受傷或出毛病，而影響視覺訊號的傳遞。也可以是視網膜、角膜、晶體出問題，或是視覺神經、大腦管視覺的皮層或白層的通道出問題。

啞巴一般是因為大腦說話區域受傷，聲帶或控制說話的功能出問題。有可能是因生下來就耳聾，根本沒有學會說話（這情況在先進國家已經不存在了。在美國，生下來就耳聾的人，可以從語言治療裡學說話或手語）。

癲癇是大腦細胞異常放電造成的。造成這種異常放電的原因很多，例如大腦有疤痕或腫瘤。駝背則是脊柱坍塌或生長不平衡造成的。這些器質性的病理改變，一般相當容易測

試出來。

目前西方醫學認為，精神病是大腦功能不正常造成的。精神病患者大腦器質性的改變，有些可以在高科技實驗室裡測試出來（雖然目前臨床上還很難做到）。

那些看起來好像是被鬼附的嚴重精神病，其實是可以藥物治療的，就是用藥物改善大腦器質性改變而造成的功能紊亂。我們以下面的個案來解釋：

一位 40 多歲的女士，跟著丈夫到美國 2 年多。在國內的時候，她有過輕微的抑鬱（特別是在她跟婆家有矛盾的時候）。到了美國以後，她需要適應新環境，語言也有困難。而且，丈夫每天在實驗室裡長時間工作，很晚才回家。她整天孤獨一人照顧小孩……

因這些種種的壓力，她情緒的壓抑又復發，並且開始有很大的情緒起伏波動。看輔導和吃安眠藥，也沒有什麼效果。接著她開始有幻聽。雖然她是無神論者，並不相

信鬼神，卻覺得有鬼跟她說話。

鄰居帶她到教會。她對福音很感興趣。在她經常去教會以後，幻聽也稍有減少。然而幾個月後的晚上，她半夜裡突然醒過來，非常焦慮，心慌得很。她看到身邊有個好像鬼魂的東西，兇神惡煞的。她大叫起來。

丈夫被她的叫聲驚醒，連忙安慰她。那鬼魂似的怪物，幾分鐘後就不見了，可是她整個晚上再也無法入眠。一連幾夜都是如此。

她被轉介到精神科醫生那裡。醫生診斷她是得了雙向症（Bipolar Disorder）。雖然醫生是基督徒，但他根據病情，並不認為這是邪靈攪擾或鬼附造成的。醫生開處方藥給她，也為她禱告。

她服了抗雙向症藥物幾週以後，情緒就開始穩定，幻聽和幻視完全消失了。一年後，她只需要用少量的抗雙向症藥物，情緒就很穩定，不需要鎮靜劑或安眠藥，就能一覺睡到天明。

她也再沒有幻聽和幻視，並且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她非常感恩，也非常喜樂，已經受洗歸主。

這個案說明幾點：

第一，幻聽與幻視，如果有正確的診斷和藥物治療，就可以消失，因為這些症狀是大腦神經功能紊亂造成的，並不是



Jarmoluk 攝

邪靈干擾或直接被鬼附的表現。

第二，病人需要禱告，也需要藥物治療。單靠禱告，病情可能只有暫時的舒緩；單靠治療，病人可能不會信主得救。

第三，治療與禱告可以產生良性的互動。病人因這互動，有時候不但病得醫治，靈性也得以更新。

三

聖經裡記載的鬼附造成的精神或身體的病，究竟有沒有器質性的改變呢？換句話說，耶穌以趕鬼醫治過的、從小就有癲癇並且是啞巴的小孩，是否有醫學技術（腦電波、掃描等）可測試出來的大腦器質的改變呢？

從今天醫學的角度來看，他從小就有癲癇，很可能是分娩過程中，大腦顳葉、頂葉與額葉交流區域受傷造成的。可是，他究竟是否有大腦器質的改變，我們沒有答案，因為聖經沒有給出相關資料。

今天我們對發病成因的理解，以一個簡單的方程式來表達，就是：

基因 + 環境 → 器質生理改變 → 病徵／病狀。

鬼附造成的病，也可能通過

上述這些成因。當然，鬼也可能直接造成病狀。換句話說：鬼附造成病狀，可能透過以下4個途徑：

1、鬼直接造成病狀。2、鬼破壞器質結構、生理機制。3、鬼影響環境。4、鬼破壞基因功能或結構。

如果是鬼直接造成病狀（即上述第一個途徑），那就跟非鬼附的病不一樣了，一般醫學測試不出病狀背後有任何器質改變。舉例來說，直接鬼附造成駝背，沒有脊椎坍塌，測試上脊椎完全正常。或鬼附直接造成癲癇，症狀跟一般癲癇沒有分別，但是大腦功能測試完全正常。這些因鬼附直接造成的病，也無法用醫學來治療。

因為歇斯底里症也是沒有器質改變的，所以決定某一個病是鬼附造成之前，還必須先排除歇斯底里症（容後討論）。

可是，如果是鬼攪擾器質功能，或環境因素，或基因結構

功能，那麼鬼間接造成的病，跟非鬼附的病，就有同樣器質、結構、生理功能上的改變。這些器質改變，在臨床上是可以測試出來的。這些病，是可以、也應該用醫學來治療的。當然，也需要禱告。

換句話說，因鬼攪擾間接造成的病狀，跟非鬼附的病狀，實際上是無法區分的。

藥物治療對直接鬼附是無效的，因為沒有器質改變。可是，今天因鬼附直接造成病狀的，是極其罕見的（包括精神病在內）。然而，鬼間接攪擾是很難排除的。因此，基督徒對所有的病，都應該以禱告和接受治療來處理。

四

為什麼今天因鬼附而直接造成的病很少呢？筆者認為，直接鬼附的情形，在耶穌道成肉身、基督的國度在地上建立的時候，出現比較多。這很可



Blickpixel 攝

能跟當時魔鬼要抵擋基督的救贖與神國度的顯現有關。聖經記載，70 個門徒出去宣教回來：

“那 70 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耶穌對他們說：

‘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10：17-20）

耶穌說的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意思可能是：撒但從天上被趕出來，就到地上來抵擋耶穌的工作。所以在耶穌升天和新約教會可以立足以後，魔鬼直接附身造成病狀就極少了，因為撒但直接的抵擋已經失敗，無技可施了。不過它仍

然可以裝作光明的天使，對信徒的健康進行間接的攪擾。

因世界的墮落，撒但也裝做光明的天使（參《林後》11：14），我們可以假定許多疾病都有撒但的間接攪擾。換句話說，今天我們看到駝背、瞎眼、癲癩、啞巴，就應該認為這些病人有器質性的改變，需要治療。

同樣，如果我們碰到有人行為失常、胡言亂語、思路錯亂、幻聽幻覺、懷疑偏執、力氣特大、脾氣粗暴失控、有傷害自己和傷害別人的傾向、變聲音說話，或對耶穌基督是否道成肉身不置可否等等，我們也應該認為，他們的精神病，都有大腦器質改變，而需要治療。

我當醫生 50 年，除了歇斯底里症以外，從未見過什麼病是沒有器質改變的。有些基督徒堅持自己見過有人被鬼附，

卻從未給出任何證據，證明病人沒有任何器質改變。因此，我們基督徒應該一概以治療加禱告，來處理自己或別人的疾病。

當然，禱告不單是要為了在屬靈的層面抵擋魔鬼的工作，也是與上帝同工，是謙卑依靠、交託，是心胸開放地向上帝坦然訴說。每個基督徒都應當學會凡事向上帝禱告和交託。

五

歇斯底里症，也稱癔症，是心理病的一種。患歇斯底里症的人，有瞎眼、失去聽力、不能行動，甚至癲癩等症狀，可是這些症狀並沒有伴隨器質改變。20 世紀早期，這種病在西方相當普遍，佛洛德分析過不少個案。

對此，目前的理解，從大腦功能的角角度來說，是大腦功能分離（比如說大腦管視覺或活動的區域，獨立行動，不受大腦其他區域的功能所調控）。從心理動力角度來說，癔症是潛意識裡有自己不能面對的矛盾，症狀是這些矛盾轉化而形成的。

自己不能面對的矛盾，例子很多：諸如想從症狀裡得到一些無法得到的回報或同情，或跟依戀有魅力卻不關愛自己的父親的複雜關係有關。

最近用腦掃描來測試一些



Pezibear 攝



DarkoStojanovic 攝

癡症病人，發現：病人有異常的額葉活動，其特徵符合感情上的創傷。可是病人管理記憶的區域活動卻降低，這跟病人刻意要壓抑創傷的記憶有關。

而額葉創傷後的感情活動，跟大腦管理身體活動的區域有強烈互動，表示病人以身體不正常的活動功能（例如腳不能活動），來處理過去沒有解決的創傷，而不是像正常的人，以回憶與訴說來處理。這就是所謂症狀的轉化。

1980年，美國精神科學會正式把“轉化型癡症（hysterical neurosis, conversion type）”命名為“轉化症”（conversion disorder）。

六

現今華人教會對心理與精神的問題，瞭解不多。因此，很容易把自己不理解的現象，用鬼附或邪靈攪擾來解釋。舉例來說，有些人晚上睡夢中醒過來，頭腦好像清醒，可是身體卻有不能活動的感覺，或胸口好像被重壓，不能呼吸。一般人稱這感覺為鬼壓。

其實這不能活動的感覺，是因為大腦管理身體活動的功能，還沒有完全從睡眠中恢復過來，跟鬼附是沒有關係的。

胸口有被壓的感覺，好像不能呼吸（其實呼吸沒有問題），一般跟擔心、焦慮、精神緊張

不能放鬆有關，是恐懼焦慮症的症狀之一。在自己以為不能呼吸的時候，拼命大力呼吸，把身體內的二氧化碳大量排出，手腳會因此有麻木的感覺，也因此會頭暈。頭暈跟手腳麻木，又造成更大的焦慮。

一般基督徒對精神分裂的症狀也缺乏瞭解。

有一個很愛主的教會執事，30歲時開始有幻聽。他認為辦公室的人都在監視他，偷聽他的電話，偷看他的電郵。後來更說，家裡的牆裡有鬼，把牆打破，要鬼出來。他還認為，牆上的電源插座有電波射出來，攪擾他的思想。

教會從很遠的地方請一些有趕鬼恩賜的人，專門來替他趕鬼。但是沒有效果。

他有2年不能出門，躲在家裡。白天躺在床上，晚上徹夜不睡，在房間裡走來走去，自言自語，自哭自笑。後來脾氣失控，開始打妻子、孩子。家人不得已報警，送到醫院，醫生診斷是分裂症。用氯但平（藥物）治療後，症狀慢慢消失。

認為精神問題皆因鬼附或邪靈攪擾，這在華人教會有很長的歷史。

中國教會3大巨頭之一，倪柝聲先生，在《屬靈人》裡就這樣寫道：“晚上做夢是天然或超然的現象……失眠可能是

身體的原因，也可能是邪靈的干擾……易忘，心散，失去動機勁力，也都是邪靈的干擾的結果……”（《屬靈人》，卷16第2章）

當時大腦神經科學還沒有起步，倪柝聲先生的誤解，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華人教會裡，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仍然認為所有精神問題都是因為鬼附直接造成的，因此否認精神病的存在，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增加華人教會對精神問題的理解，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總而言之，凡有器質改變的病，無論是身體或精神的病，都必須以禱告加治療來處理。只有在排除癡症之後，在有病狀表現、但找不到任何器質性改變的罕見情況下，才可以考慮單單以趕鬼來處理。◆

作者為精神科醫師，來自香港。現為塔夫茨大學醫學院（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精神病學教授，兼波士頓亞裔精神病門診中心主任。感謝李統銓博士幫助修改本文。

耶德遜之 3 位為宣教 獻上生命的妻子

| 吳世芳 |

每一位宣教士的座右銘，都應該是“奉獻全部生命的事奉”。

(耶德遜)



耶德遜 (Adoniram Judson, 1788-1850)。為美國肖像畫家 George Peter Alexander Healy (1818-1894) 繪於 1846 年的作品。

1812年，美國傳道士耶德遜 (Adoniram Judson, 1788-1850) 夫婦，由 North American Missions 差派，輾轉赴緬甸，開始了一場有去無回的宣教事工。

筆者在過去 4 年中，6 次去緬甸中部、海拔近 4 千英尺的深山宣教，每次停留 45 天，教

導年輕的華人傳道者聖經課程。

筆者深感，許多人忽略了耶德遜先後有 3 位遠離故國，與他在緬甸叢林不顧性命、一起宣教的妻子。筆者因而整理相關資訊，寫下本文，讓更多讀者認識這 3 位拓荒宣教的巾幗英雄。

第一任妻子——安 (Ann Hasseltine Judson, 1789-1826)

耶德遜 19 歲畢業於美國東岸的布朗大學。後以優秀成績畢業於安道活神學院 (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1812 年，他同妻子安 (Ann Hasseltine Judson, 1789-1826。亦稱 Nancy)，偕二位宣教同工，一起前往當時尚未開化的緬甸宣教。工作伊始，十分艱辛，前 6 年僅一人歸主。

安出生於美國麻省 of Bradford。在青少年時期，就接

受基督。她立志被上帝使用，禱告說：“在事奉中，我不祈求個人地位、工作地點，只要讓我知道你的旨意，我願意順服。”

1812 年 2 月 5 日，就在婚禮後的第二日，安跟丈夫耶德遜以及另外六位宣教士，由麻州 Salem 出發，開始宣教生涯。

在向安求婚時，耶德遜寫信給安的父親：“我不知道您是否會允許讓您的女兒和您離別，可能在明年的春天就永遠的離別了；我不知道您是否會允許讓您的女兒去遠方異教之地，去蠻荒之地承擔宣教的重擔……去承擔長途航海的危險？”

安在婚前就深切知悉，婚後要去遠方異地宣教。她不曾退縮。他們最初的地點是印度。最後輾轉到了一山之隔的緬甸。

1824 年，耶德遜被關入監獄受苦刑。安帶著孩子，跟他從一個監獄換到另一個監獄，設法打動獄卒，供應食物給丈

夫，保住耶德遜和其他幾名獄友的性命。耶德遜坐牢兩年後被釋放。

1826年，耶德遜離家數月，幫助英國政府與緬甸國王談判。在歸家途中，接到宣教中心傳來噩耗——“耶德遜師母已安息歸回天家”。安因為數年在監獄旁邊照料丈夫，艱困的生活，使她健康大受虧損，忽得疾病猝死，年僅38歲。

同甘共苦的愛妻忽然離世，耶德遜悲痛逾恆。他經歷了嚴重的沮喪，瀕臨崩潰。他坐在愛妻墳旁，數月喃喃自語：“上帝是我最大的謎團！我相信祂，可是我找不到祂。”

第二任妻子——莎拉 (Sarah Hall Boardman Judson, 1803-1845)

1803年，莎拉 (Sarah Hall Boardman Judson, 1803-1845) 出生於美國的新罕布什爾州。她從小立志，要當一名到遠方宣教的宣教士。13歲時，她寫了一首詩，悼念耶德遜和安在緬甸所生，不幸在強褸中過世的嬰兒 Rodger Judson。

莎拉作夢也沒有想到，有一天她會嫁給耶德遜，繼承她所崇敬的安的遺志，在緬甸疫癘之地宣教。

1825年，莎拉先嫁給了鮑德曼 (George Broadman) 牧師，婚後立即與耶德遜夫婦連袂前

往緬甸宣教。鮑德曼夫婦在克倫族 (Karen) 中工作，辛勤但有收穫，一度為38名歸主者在河裡行浸禮。

因為工作勞累，並且缺乏醫療供應，鮑德曼牧師健康迅速惡化而離世。耶德遜從遠方來信安慰莎拉：

“你當知道，你所愛的人，他的眼淚已被擦乾。現在他額上的冠冕光耀勝過太陽。小莎拉和孩子們與他們的父親重新見面，不是地面上短暫而會死亡的，是永遠不滅亡的。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好的？所以，當你流出傷心的眼淚時，另一方面也應流出一些喜樂的眼淚。”

由於兩人都失去至親的配偶，而且兩人共同的目標都是帶領克倫族人信主，隨著同心事奉，二人情愫漸生。在鮑德曼牧師逝世3年後，耶德遜和莎拉結婚了，生了8個孩子。有二子在嬰孩期過世。

在第8個嬰孩出生後，莎拉的健康直線下降，耶德遜的健康情況也很差。1845年，夫婦二人帶著3個大的孩子回美國養病。

船行半途，在聖海倫 (St. Helen) 休息時，耶德遜問莎拉：

“你仍然愛你的救主嗎？”莎拉回答說：“是的，我永遠愛

我的救主耶穌基督。”

耶德遜又問她：“你仍然愛我嗎？”她親吻一下丈夫作為回答。過一會兒，莎拉安息了。當日就葬在聖海倫港。

耶德遜回到美國後，獲悉他們留在緬甸的孩子，有一個比母親莎拉早26天回到家了。



耶德遜 (Adoniram Judson, 1788-1850) 第一任妻子安 (Ann Hasseltine Judson, 1789-1826)。

他在天堂歡迎母親。

第三任妻子——艾米莉 (Emily Chubbuck Judson, 1817-1854)

艾米莉 (Emily Chubbuck, 1817-1854) 出生在美國紐約的 Eaton。因為家貧，必須以打工幫助父母，學校教育時輟時續。因為天性好文學、喜寫作，她以筆名 Fanny Forester 寫通俗小說，成了知名作家。後蒙尤蒂卡女子神學院 (Utica Female

Seminary) 免費收錄為學生，進修一年。

莎拉過世後，經朋友 Dr. Gillette 的介紹，耶德遜認識了艾米莉，邀請她為剛剛過世的妻子莎拉寫傳記，艾米莉欣然同意。

在他們討論寫作內容時，艾米莉透露，她在小時候讀過耶德遜第一任妻子安的傳記。她當時就決心，將來有機會，她

照顧耶德遜前妻所生的孩子，自己也生了兩個。

1849 年，耶德遜因肺炎病倒了，而且病況日趨嚴重。對此，耶德遜慨然說道：“我對工作不感覺疲勞，對世界也不感覺疲憊。但如果主耶穌呼召我回家，我要像放學的孩子，一路蹦跳回家。”

醫生建議，讓耶德遜乘船出海，吸收新鮮的海洋空氣，避開叢林的瘴氣，以挽救他的生命。

1850 年耶德遜上船時，已無法走路，也幾乎無法說話。艾米莉雖迫切地禱告祈求，但內心明白，丈夫距離回家不遠了。數月之後，艾米莉才獲悉，丈夫耶德遜 4 月 11 日死在海上，回到天家，安息在耶穌的懷中，唯不知葬於何處。

在丈夫過世後，艾米莉帶著孩子，坐船 9 個月回到新英格蘭。她收集資料，寫了耶德遜的

的緬甸人歸主。他留下一本獨力完成的緬文聖經，至今仍是經典之作。

然而 160 多年後，緬甸有 200 萬基督徒，300 多位傳道者。他們追念耶德遜夫婦，及其他一起來緬甸開荒的傳道者。譽耶德遜為“緬甸使徒”、“緬甸差傳先鋒”。

今日緬甸教會的收成，是他們搏全家人的性命，宣教換來的。◆

本文參閱資料：

1. Askew, Thomas, "Judson, Adoniram" EDWM, 528-9.
2. Clasper, Paul, "Judson, Emily (Chubcock)" BDCM. 346.
3. Judson Edward, *The Life of Adoniram*, (New York: Randolph, 1883.)
4. Neely, Alan, "Judson, Sarah (Hall) Boardman" BDCM 346-7.
5. Robert Dana L, "Judson, Ann ('Nancy')(Hasseltine)" BDCM 346.

編註：

EDWM: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

BDCM: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作者來自台灣，退休牧師，現從事聖經培訓。



耶德遜 (Adoniram Judson, 1788-1850) 第三任妻子艾米莉 (Emily Chubuck Judson, 1817-1854。筆名 Fanny Forester)

也要效法耶德遜夫婦，作遠渡重洋的宣教士。

愛情在兩人討論的過程中慢慢地成長了。

1846 年 6 月 22 日，他們結成夫婦。艾米莉不顧親友的反對，在 1846 年 7 月 11 日，與丈夫啟程去緬甸宣教。她盡心

傳記。

1854 年 6 月 1 日，艾米莉也安息了，年僅 36 歲。艾米莉短暫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緬甸宣教事工。

結語

耶德遜死時，沒有看見許多

老婆堅持不讓我去教會，怎麼辦？

| 符 鐫 |



Margot Pandone 攝

信主快3年了。正當我熱心服事教會時，一場試探卻悄然臨近。

我錯了嗎？

每週，我有兩個晚上帶小組聚會，另一個晚上到教會學習。平時教會若有講座，我也都參加。主日還有領會、講道，非常忙碌。

孩子正要高考，妻子住在孩子學校附近陪讀。我跟妻子在一起的時間，自然少了。等孩子考完，我發覺妻子有點不對勁——她對我參加教會服事有了抱怨。

我甚為驚訝——雖然她不信主，但主在我們家豐豐富富的恩典，她是親身經歷了的。她也知道，沒有主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我覺得，這肯定是因為她沒有活在基督的恩典中，以自我為中心。我參加教會服事又沒錯！

有一天，我要去教會時，她強力阻攔，說出很難聽的話：“如果你再去，我就……”我極力辯爭，爭吵開始了。

我驚訝地發現，雖然她和我去教會、團契多次，但她的觀點一點也沒變，仍覺得信主只是精神寄託，太投入會不顧事業、家庭，會走火入魔！

我不能接受這種觀點！可是，我越辯解，她情緒越激動：“你看你信主還跟我爭，倒不如不信！”我只好閉嘴。

接下來是冷戰（很多年沒這樣了）。我跪下，流淚禱告：主啊，為什麼會這樣？夫妻爭吵是你不喜悅的。可是我去教會錯了嗎？求你引領我。

“唯用愛心說誠實話”（《弗》4：15），這是主給我的回答。

無地自容

等雙方平靜一些，我試著與妻子交流。但只要一提到教會，她就情緒激動。我心裡堵得慌啊，為什麼會這樣？只好繼續冷戰。

然而，妻子整晚地哭泣！這可要了我的命。

我信主後，有主的恩典，不論白天遇到什麼困難，我心裡都有平安，從不影響睡眠。現在她

硬是把我哭醒，讓我也睡不好，講又講不通，整個人都要崩潰了。

我祈求主給我足夠的耐心和毅力。我硬著頭皮，輕聲與妻子溝通。得到的回答是：“你去教會，就不要再回來！”

我只得再次跪下，向主禱告求問。我堅信，只有主能解決我們的問題。祂看顧我，就一定看顧到底。

當我再次求問主時，心中又想起“唯用愛心說誠實話”。仿佛有個聲音在問我：你真明白這句話的含義嗎？

我重新思考《以弗所書》4：15：“唯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愛心”，不是迫不得已的善行，不是對人的施捨，而是像耶穌基督那樣溫柔謙卑，是用心靈與誠實表達的愛。

而這種愛，只有活在基督裡面才能得到，生命才能有長進。

想到這些，我開始反省：我與妻子交流時，是用心靈和誠實嗎？我效法主耶穌的溫柔與謙卑了嗎？

信主後，我覺得主是我的唯一，而去教會就等於服事主，其他一切都靠邊。包括跟妻子的交流，我也顯得不耐煩。我經常用敷衍的方式，回答她的信仰問題，覺得主會轉動她的心，我只要禱告就行。

為了領會、講道，我在家裡讀經、開車聽道，在店裡工作的時間，也查經改稿。我自己感覺很充實、喜樂，卻沒在意妻子異樣的眼神。有幾次為了準時參加教會的學習，我讓生病的妻子自己搭公車回家……

我進一步反思：我平日讀聖經，渴慕上帝的話語，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能講給別人聽，顯得自已知道的多？還是為了改變自己的生命，而後影響身邊的人？

如果我的行為不能讓妻子感受到愛，她怎麼

會相信我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我只能用理性說出聖經的道理，自己卻完全做不到，那我還有什麼臉去教會講道？

想到這些，我無地自容。我決定先靜下心來反省、悔改，再與妻子好好交流。

誠懇道歉

一天晚飯禱告後，我敞開心扉，把自己的反思，坦誠地講給妻子聽。並就自己不夠關心、體貼她，表達了誠懇的歉意。

她也平靜下來，把心裡的顧忌道了出來：她雖不信主，但因我的改變，她對我的信仰產生了好奇，願意陪我去教會禮拜，參加小組聚會。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發現，教會裡有的信徒的做法，她不能接受。特別是為了信仰而離婚、放棄家庭的，讓她倍感緊張。

有一次，我與海外一位姊妹通微信，她在旁邊聽，那位姊妹說，有位弟兄為做傳道，遠走他鄉，留下妻兒整日以淚洗面……這更加深了她的顧慮。

看到我那麼熱心教會的事，她覺得照這樣發展下去，我也會不顧家庭，會離開她。她不願看到那樣的結果。她要給我踩剎車！

她引用兩處經文：1，上帝說妻子是丈夫的幫助者（參《創》2：18），她要幫助我不誤入“歧途”。2，上帝說，做丈夫的要愛妻子（參《西》3：19）。我的行為，讓她感受到的，不是更多的愛，而是不安。因此她強烈反對。

聽了她的傾訴，我明白了她不讓我去教會的原因。我為她能記得聖經上的話而竊喜！我沒有對她強調：去教會不要看人，要看上帝；也沒有跟她解釋：做傳道人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做的。

我表示理解她的擔憂，同時告訴她：人的愛是最靠不住的（你看現在那麼多離婚的）！沒有上帝的愛，人永遠活在自私中。我讀聖經，就是想更明白上帝的愛，更好地經營我們的婚姻。

活在上帝的愛中、明白上帝的話語，並去遵行的信徒，會越過越好。

上帝確實說妻子是丈夫的幫助者。不過，妻子是按自己的主觀意願幫助丈夫，還是按上帝的話語幫助丈夫呢？我告訴她：信主最大的好處，就是凡事有了標準。上帝賜下聖經，成為我們行事為人的標準。

以往我們有爭執時，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服不了誰。現在，我們只要認可聖經是唯一真理，就不會有爭執，只會有溝通——大家都按聖經教導辦，不就行了？

唯有上帝的愛，唯有聖經的教導，能讓我們合而為一。

她同意了我的觀點！

比初戀更美

那天晚上散步，我牽著她的手，與她分享上帝的話語：妻子是丈夫的幫助者，丈夫是妻子的頭（《弗 5：23》）。上帝說做丈夫的要愛妻子，也說了做妻子的要順服丈夫（參《西 3：18》）。

上帝說丈夫是頭，是指做丈夫的責任重大，要吃苦在前頭，擔責在前頭。而作為妻子，只要丈夫的決定不違反聖經原則，就應該順服丈夫。她點頭認同。

我說：“你看我們按聖經守主日（週日把店門關了，去教會做禮拜）一年多了，營業額並沒減少。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了調整。《希伯來書》10：25 說：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好了”她打斷我：“我想清楚了。教會的禮拜，和週三的小組聚會，你都可以去。我也陪你去。其他時間，還是多考慮店裡和家裡的事。”

感謝主！有這樣的結果，我已經很感恩了。

教會知道我的情況後，勸我以教會的服事為重——連時間都不能擺上，還談什麼服事！有的老姊妹，更是以自己的經歷勸我：要抗爭！要積

極投入教會服事！

如果以前聽到這些話，我會熱血沸騰。現在聽了，我只是淡淡一笑，因為我明白這不是聖經的教導。

耶穌基督在地上傳道 3 年半，無時無刻不是以溫柔、謙卑的形象示人。我們服事主，不單要有火熱的心，更要在生活中，效法耶穌。抗爭是對抗，只能加劇矛盾。處理家庭問題，如果用抗爭的方法，到最後甚至可能婚姻破裂。

如果連家庭都不和睦，又怎麼為主作見證？

主的愛，長闊高深。我原來那麼壞，主都愛我。我為什麼不能把這份愛傳遞給自己的家人，讓他們也感受主愛？

如何处理好配偶不信主的問題，是很多弟兄姊妹面臨的大問題。信仰不同步，很多事都難協調。

為什麼最難給家人傳福音？因為他（她）最瞭解你！你信主後，只是多了些宗教活動，還是生命發生了變化，他們一清二楚。他們如果感受不到你的生命改變給家庭帶來的益處，任憑你怎麼講，他們都不會信。

生命改變容易嗎？當然不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的經歷，讓我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唯有活在主的愛中，依靠上帝的恩典，我們才可能改變，才可能影響別人。

聖經中最大的誠命就是愛！愛上帝！愛人！

《馬可福音》12：30-31：“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誠命更大的了。”唯有愛可以完全律法，唯有愛可以改變生命！

有位老傳道人說得好：“什麼叫服事？就是不論是生是死，不論順境逆境，耶穌基督在你身上顯大。”只要你身上能散發基督的馨香，只要你能傳達出耶穌的愛，你就是在服事主。

我們常常強調：要拿出你的時間、你的精力，去教會學習、靈修、禱告。從某種角度看，在實

[本文原刊登於《舉目》官網 2016.03.15. <http://behold.oc.org/?p=29578>]

我怎麼就信歪了呢？

| 無 忌 |

高一那一年，我得了重病，休學在家。有人給我傳福音，我就信主了。

信主之後，我很快脫離了危險。雖然病沒有完全好，但我心裡有了盼望。

後來，在一位中醫師的調治下，我的身體基本恢復，可以回學校學習了。可那時我已離開學校5年了。

對一個離開學校5年的人來說，回學校和比自己小5、6歲的孩子坐在一起學習，需要勇氣。這時主不僅為我在各方面開路，也給了我這樣的勇氣。

那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我回學校的頭幾個月，由於不適應環境，我的病好幾次有復發的跡象。感恩的是，僅僅是跡象而已，很快就穩定了。

你還要不要我？

我的情況雖然穩定下來了，但並未就此一帆風順。我回校讀書一年以後，由於家庭的變故，我開始懷疑我的選擇是否錯誤，對前途更覺茫然。

際生活中服事人更難！因為，若沒有耶穌捨己的、不求回報的愛，人憑著一腔熱血，是很難做到的。

感謝上帝，讓我經歷了這件事，引導我思考，讓我更明白，愛我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祂帶領我走的每一步都讓我喜樂，也有所收穫。

從此，妻子陪我參加週日的教會禮拜和週三的家庭聚會。女兒在西安讀大學，主日在教會

一天早上，我照例到學校門口的河邊禱告。實在禱告不下去了，我開始質問主：你為什麼總是讓我經歷這樣的難處——不是痛苦，就是挫折！你不是應許與我同在的嗎？可是我現在感受不到你！我好迷茫。請你告訴我，你還要不要我？

沒有任何回應。我就像對空氣講話。

帶著絕望，我從河邊返回學校。就在水泥臺階上一步一步前行的時候，心裡突然好像有一股暖流經過，隨之而來的是非常明確的感動：你是我的孩子！不管你經歷什麼苦難，我會一直與你同在……

經歷到這樣的慈愛而且真實的觸摸，我的心瞬間融化了，再一次恢復了信心和勇氣。

感受到愛的奇蹟

試煉一次接著一次。高二的一節英語課上，我突然感覺極度沮喪，沒有辦法繼續上課了。

找老師請完假，在回家的路上，我向主禱告：以前父母不管怎麼攔阻我，我都有力量應付。就

司琴。她放暑假回來，我們就一起家庭敬拜。晚飯後，唱詩敬拜，分享上帝的話語，交通屬靈的感悟，同心合一地禱告、祈求……那種感覺實在美妙。

我和妻子，又找回了初戀的感覺，甚至比初戀更美！ ◆

作者是攝影師。現在長沙，經營自己的攝影工作室。

算他們罵我、污辱我，我也能忍受。可是這次，我已經徹底沒有力量了。如果他們再逼迫我，我就只有放棄了。

當我走進家門的時候，心裡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

可是看到我沮喪地回家，父母沒有驚訝。他們問我怎麼了，我說太難過了，我要去看醫生。出乎意料的是，母親那天的反應是那樣的慈祥 and 關切。她沒有半句埋怨和責備，非常慷慨地給我錢，並囑咐我路上小心。

我晚上回來後，父親和母親一塊為我洗藥罐子，熬中藥。這是多年以來，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相處這麼默契、相愛。我原以為一輩子都感受不到他們的愛了，可是在我最軟弱的時候，他們的愛卻讓我的心被深深地醫治。

我第一次這麼明確地感受到，愛本身就是一種神蹟，帶著醫治之能。

騎車撞了老人

主掌管萬事。

高三的一個晚上，伸手不見五指。我騎著單車趕回學校，路上撞人了。

被撞的是一位老人，撞得口裡吐出了鮮血。雖然我知道並不嚴重，不過是嘴唇撞破了，我卻面臨一個兩難的決定。不管我是留下來承擔責任，還是跑掉，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這時，內心突然出現一股非常堅定的力量：留下來，把他送回去。

我這樣做了，感覺越來越平安。

可是，麻煩也來了。老人的家人要求去醫院做全面檢查，讓我準備錢；同時還給很多人打電話，讓帶一些人過來。聽到這些，我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藉小事故發財，是我們那邊的人最擅長、最愛做的。他們甚至不惜把人搞得傾家蕩產。

我就像一隻被判了死刑的羊羔，等著被宰

殺。可奇怪的是，我心裡好像並不懼怕。

沒多久，來了一個很兇的年輕人，臉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疤。因為環境很昏暗，他沒有看清楚我，非常兇惡地對我進行勒索。

可是一聽他的聲音，我就高興了，我知道他是上帝派來救我的“惡人”。原來，他是我從小玩到大的哥們兒，只是後來混到“道上”去了。結果他一發現是我，就立即幫我把事情擺平了。那位老人一家又不能不給面子，只好自認倒楣。

後來每次想起這件事情，總感覺上帝很幽默。祂讓挖空心思算計人的人，最後卻把自己賠進去。如果他們沒有找人來勒索我，我確實難辭其咎。他們如果找別人來勒索，我也難以脫身。可是他們不偏不倚，把我曾經的哥們兒找來了，那是唯一能幫我的人……

果然考了第一

高考之前，我最好的哥們兒，突然對我說：這次高考，你考不了第一！我也不知道這傢伙是在激勵我，還是在咒詛我。我回了一句：如果我考到了，你怎麼辦呢？

考場上，學子個個肩負著全家人的期盼，和因此而來的緊張、壓力。

我也不例外。第一天的考試，我敗下陣來，那是我有史以來發揮最糟糕的一次。

回到學校，我面無表情。渾渾噩噩地吃完晚飯，躺在床上跟主發怨言：高中這麼艱難，你給我力量走完了。為什麼到了最後一刻，你卻不管我？……

不停的抱怨，並沒有讓我力量復原。可是當我停止了內心的哀傷，打算入睡的那一刻，卻聽到了內心深處來自主的聲音：孩子，你放心吧！是我讓你回校學習的，我也會對你的高考負責……

第二天考試，我發揮出了最好的水準。

等待成績的那一個月，我心裡充滿了平安。

後來不出所料，我的成績果然是全校第一名。就這樣，我順利地開始了大學生活。

把貓踹進湖裡

大學生活和我想像的相去甚遠。我非常失望。每次難受的時候，我會去湖邊禱告。

有一天，我真的很難過，覺得自己在消磨時光，又在給家裡增加了負擔。煩躁、抱怨、悔恨一起湧上來，禱告中充滿了無助和怒氣。

偶然間，我看到一隻貓在湖邊梳理毛髮，就走過去，一腳把它踹進湖裡。它從淺灘上飛快跳上岸，然後逃跑了。我的心裡極度懊惱，因為那是非常寒冷的11月，如果貓不及時上岸，會被凍死。

主啊，為何我的心如此殘暴？自己心裡的痛苦，總是往別人身上發洩？我這麼殘暴的人，哪裡值得你愛？主啊，你真的會赦免我所有的罪嗎？

主馬上回應了我的禱告：孩子，我愛你不是因為你值得愛。我愛你，是因為我在創世以前就選擇了愛你。你的罪，我都赦免！

主的愛，讓我饒恕了自己。主的愛，讓我一下子釋懷。生命中許許多多的事情，讓我感覺委屈，感覺被遺棄，讓我看不見愛，懷疑上帝的愛。然而，經歷過後才明白，上帝讓這一切發生，都是因為愛。如果不去經歷，永遠不會明白。

不明不白的感情

我一直盼望著：有機會一定要讀神學，好好服事上帝。

大學畢業後，機會終於來了——某個建築非常華麗的教會招同工。我成為了該教會的全職同工，並且免費讀神學。

這個教會非常強調“恩膏和恩賜”，敬拜也很熱烈，大有演唱會的勢頭。進到教會裡的人，總是馬上被教會的氛圍感染。所以教會增長非常

快，會友很多。

起初，我沒有覺得這教會有什麼問題，直到有一天，我陷在一段情感的網羅裡……

敬拜隊有一位非常有才華的姊妹，很有“先知”恩賜。她是主要的敬拜帶領者。

在一次禱告會上，這位姊妹為我發了個非常美麗的“預言”（發預言在那個教會非常普遍）。然後，我們開始了一段不明不白的感情。當“感情”嘎然而止的時候，我體會到了什麼叫生不如死！

經過詢問和調查，我發現，這位姊妹和好幾位同工有過這種“感情”，弄得幾位同工痛不欲生，甚至有人險些自殺。

問題是，我知道了真相，可還是痛苦非常，陷在感情的低谷裡，怎麼也走不出來。教會安排同工為我做了幾次“醫治釋放”，可是效果甚微。

有一天，我去參加青少年營會，和另一位教會的牧師談到這件事。他對這樣的事很有經驗，馬上意識到問題出在哪裡。

他問我：“她有沒有對你發過所謂‘預言’？”我說：“有！”他說：“馬上棄絕！”

於是我奉主名，棄絕她所發的“預言”。奇妙的事馬上發生了。我感到有一股讓我傷心、難過的力量出去了。我的情緒馬上恢復了正常，心裡感受到了久違的平安和喜樂。

哪一樣更重要？

我清醒過來之後，意識到事態嚴重。靈界是個非常危險的領域，千萬不要隨便涉足。因為，身為上帝兒女的我們，一旦接受了魔鬼的謊言，魔鬼就有權柄蒙蔽我們，捆綁我們，除非我們識破，並且棄絕。

同時我也思考，教會的牧者和同工，明知道這位姊妹存在很嚴重的情慾問題，並且一直陷在罪裡，卻依舊使用她帶敬拜，就是因為她有恩賜和才華，可以吸引人來教會。

為了教會的人數增長，放棄聖潔，這還是主的教會嗎？

為什麼這件事重複發生在多個人身上，卻沒有人阻止？所有受傷累累、從網羅裡爬上來的弟兄，為了“愛”，都沒有去指出這位姊妹的問題，沒有讓她悔改，也不去警告其他弟兄、免得他們跌倒。為什麼？

難道是因為，他們已經被培養成了只知道“服從權柄”的機器？他們都是“問心無愧”的好人。然而這樣的“好人”，是對教會有利的嗎？

在這個教會，十字架淡出了講臺——為了教會人數和奉獻金額的增長，教會放棄傳講十字架，取而代之的，是講“順服就蒙福”、“奉獻就發財”；跟隨主耶穌可以醫治所有疾病；破除“貧窮的咒詛”就可以領受“財富的恩膏”……

聖潔和才華，哪一樣更重要？生命和恩賜，哪一樣更重要？今生的輝煌和永恆的榮耀，哪一樣更重要？……我不禁如此問。

提出辭職的時候

以前，我覺得教會的教導雖然有點偏向世界，但畢竟還是有益的。這時才發現，那些教導都攔阻我認識主。因為我的生命需要的，不是肉體的醫治和今世的富足，而是與主一同受苦，通過經歷十字架的破碎和生命的對付，在有限的時空裡，和主建立永恆的關係。

讀《啟示錄》18章的時候，4-8節的經文突然讓我感覺非常扎心。我感受到內心有一股強烈的力量，要我離開所在的教會。

這時主也開路了。祂為我在深圳找到一個在真理上，以傳講十字架為主的小教會，讓我去省察、對付自己的生命。同時，祂也為我在那邊預備了一份工作。

當我向教會提出辭職的時候，心裡雖然存在著對同工們的不捨，但更充滿了難以表述的盼望和喜樂。我知道，主要把更豐盛、更活潑的生命

賜給我，儘管可能是藉著我的肉體所不喜悅的苦難和破碎。

不管浪到哪裡

回想這些年，起初信主的時候，我領受了非常純正的真理。那時，主總是給我力量勝過試探，主也懷抱著我經歷各樣的試煉。走過的高山和低谷，都有主豐盛的恩典和憐憫。

可是當我離開十字架的真理，眼睛注重表面的華麗，耳朵喜聽誇讚時，我漸漸地變成了屬靈的瞎子，看不到主的心意，也聽不到主的聲音。

危險總是發生在人偏離真理時，發生在那世人都喜歡的假道上。這正如主所說，那條道是大的，找到的人也多（參《太》7：13。編註）。如果沒有主特別的恩典和憐憫，我也許再也回不到真理之道上了！

當我來到深圳那個小小的家庭教會，沒有光鮮亮麗的講臺，也沒有一呼百應的敬拜，更沒有各種各樣誘人的“恩膏”。只有牧者諄諄的教導，只有依靠十字架的恩典，釘死各樣的私慾，靠著聖靈的能力，活出聖經的真理，走上一條破碎自我、讓主掌權之路。

就在這樣一個不起眼的教會裡面，我無比真實地經歷到了主的愛。隨著肉體生命的裂開，主的愛就像生命的泉水一樣流過。每一次靠主的恩典勝過環境之後，我總能體會到擁抱十字架的喜樂和滿足。

我曾經厭煩十字架的教導，感覺既僵硬又無情，最終卻徹底體會到了十字架管教和磨練的可貴。

感謝天父，祂總在等待浪子回家。不管是不信的浪子，還是像我這樣信歪了的浪子，也不管浪到哪裡，只要回家來，天父總不責備。天父的愛，就在浪子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

作者主修法律和心理學，為心理諮詢師。

“稻草”不能救“蘆葦”

——我和閨蜜之間隔著死亡

| 秦 英 |

我中學的閨蜜——蘆葦離世，是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死亡”意味著什麼。多年來，她常出現在我夢中。有時她會問我：“你怎麼沒來我的告別儀式？……”

那個罵我的人

初中，因父親調動工作，我們全家搬到了安徽合肥，我也轉學進了合肥市第一中學。因為我說話、穿著和本地人不太一樣，於是有同學欺生。

有一天，我剛踏進教室，就聽見有人用地方話罵我。我站到那人面前，盯著她，要她說清楚為什麼罵人。她不出聲了。全班同學一下子安靜下來，盯著我和她看。從那以後，不再有人敢公開罵我。

這個罵我的人，就是蘆葦。

過了三、四個月，團組織準備發展我加入共青團。蘆葦第一個站起來說：新來沒幾天，需要考驗。於是，我就被“再考驗”。

蘆葦比我們班大部分同學大2歲，穿的比我們好，手頭很大方，敢說敢講，且有些流裡流氣。而且，我發現蘆葦似乎從不擔心回家晚，不在乎家裡有人等。

我後來當了班幹部，班主任會和我談論一些同學的情況。提到蘆葦，才知道她家很特別，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飯，各人吃各人的。她的哥哥、姐姐都有工作或成了家。她是有錢花而沒有人管的孩子。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她成了我的閨中蜜友。

立春的時候，我們班去農場勞動2個月，白天站在冰冷刺骨的水田裡插秧，每天吃的都是白飯配雪菜，沒任何油水。一週下來，腸子裡的油都刮乾淨了，人人饑腸轆轆。

蘆葦因身體不好，免了田裡的苦力，常去廚房幫廚。她會偷一些鍋巴出來，到了晚上把我叫出來，爬到沒有人看見的草垛子頂上，在那裡看著夜晚的天空，邊吃邊瞎聊。可她從不提家裡的事。

蘆葦喜歡來我家玩。

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中，我生活在一個溫馨的家庭裡，爸媽總是誇自己的四千金，個個都視為掌上明珠。冬天，媽媽將我凍裂的小手放在她那雙肉乎乎的大手裡揉，放在嘴上哈氣。夜晚，爸爸風塵僕僕地回到家，把每個千金的臉蛋都親一遍（確切地說，是用鬍子扎一遍）……

感謝上帝給了我這樣的家庭，至少讓我在經歷生命中第一個死亡故事之前，對愛有信心。

我是你的唯一

恢復高考了，我們12個畢業班，要按成績分班。學校集中了最好的老師去尖子班（一班）教課。我有幸擠進了一班。蘆葦則沒有想過考大學，只想混到畢業。

分班後，我和原來老二班的同學來往漸漸少了。可蘆葦依然三天兩頭往我家跑。在那瘋狂



RutgerS 攝 競爭、準備高考的日子，她常帶給我一絲久違的少年放任和喜樂。我非常享受她給我的單純的友情。

她知道我愛貓，有一天給我抱來一隻小貓，她對我說：“這隻貓很幸福！抱來時，貓媽媽一直在後面追。”當時的我並不清楚，她眼裡的世界，和我的有天壤之別……

有一天，蘆葦哭著來找我（在這以前，我從沒見過她哭），說鄰居的叔叔欺負她……我聽不明白，見她難受的樣子，不知所措，想告訴班主任。可蘆葦說不行。很久以後才知道，那人知道她是沒人管的孩子，性侵了她。而那時的我像個傻瓜一樣，不知道她承受了什麼！

高考完等待錄取通知的夏日，煩悶難熬。公榜的前一天，蘆葦通過內部消息（我後來才知道，她爸是高官），提前得知我榜上有名。晚上9點多，她趕到我家來報喜訊。我們睡在一張床上，

嘰嘰咕咕地說個不停。在開心和面臨分別的傷心中，度過了那個夜晚。

1978年8月，我去上海讀大學。老二班的大部分同學還在待業，而蘆葦順利地進入了合肥市社會福利院工作。我很為她高興。我們倆常常書信來往。每一次收到她的信，我會立刻回信。我認為，我不僅是她的閨蜜，而且是唯一的。

留海下的疤痕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我越來越不理解她的世界。她的信裡充滿了傷疼、委屈、憤怒、苦澀、厭世。可她從沒有告訴過我，她到底經歷了什麼。或者說，她的故事對我來說，就像是未經剪輯過的電影膠片，斷斷續續。

我們的書信來往，不再是（或者說從來就不是）在同一個焦點上的對話。按照蘆葦的說法，我們倆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對話……但我仍舊是她的閨蜜！

是啊，我們中國人的五倫之一，是“朋友有信”（言而有信，互相幫助，讚美成就，勸諫過失，不求全責備，以道相許……），但並不強調相知，講的只是個“義氣”！

久而久之，我給她回信變得小心翼翼，生怕傷害到她……我常常拿著筆，苦思冥想。蘆葦的影像，已漸漸變得模糊不清……

有一天，我收到她一張放大的近照。她滿頭捲髮，完全沒有了中學時的青澀。

1981年初，有一個週末，她乘大貨車，從合肥來上海看我。無意中，我看見她厚厚的留海下3公分長的疤痕。我忍不住一再追問，她只說是她爸打的。和以往一樣，她沒告訴我為什麼。我的心很疼，也感到作為她的閨蜜，我是那麼無助、無力、無能……

你為什麼沒來？

大學第3年的夏日，我收到中學一個好友的

來信。信一開頭就寫著：告訴你一個讓人悲痛的消息，蘆葦今天早上 5 點，離開我們去了。

我第一個反應，是笑了起來，哈哈……怎麼開這樣的玩笑？可是當我繼續讀下去，才明白，這確實在 3 天前發生了！

我當時正是醫學院三年級學生，我知道課本和解剖室裡的“死亡”是什麼，可我從未真正體驗過。這是我第一次經歷永遠的分離，對活著的人而言，是痛徹心扉，甚至痛不欲生！

因為蘆葦是自殺，不會有追悼會。同學們說，她是受了領導的誤解、批評，以及朋友的背叛……高中班主任在電話裡對我說，你一定要回來參加告別儀式！

我讀的是軍醫大學。我去請假，領導回答：你想也別想！沒這種可能！除了為父母，軍校學員沒有奔喪的假。若你敢自行行動，就開除學籍和軍籍！我很絕望。

後來得知，班主任為她辦了告別儀式。只有她哥哥、姐姐和中學同學參加。告別儀式是在停屍 3 個月後（已是暑假）舉行的。老二班有一半的同學參加了告別儀式。沒有見到我，大家都說，我一向是她的“救命稻草”，卻沒來告別！

我自己也這樣認為。所以我變得沉默寡言、厭食，“笑”都成了一種罪過。我在不解中，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的夜晚，我像一個受傷的動物，在學校的大操場上轉圈子。我無法明明白白地對自己說：是的，你充其量不過是“稻草”！

終於有一天，我決定將蘆葦永遠埋在心底，將這扇窗子永遠關上。白天，我不再在心裡和她對話！然而，我無法抗拒蘆葦在夢裡造訪。她總是平靜地問同一個問題：“怎麼沒來我的告別儀式？”

她永遠不會到

大學第 4 年以後，我和合肥老二班所有同學徹底失去了聯繫。患難、悲傷，一點一點地使我

變得沉靜，但並沒有讓我更有智慧。

我如同活在走馬燈的世界，看到了更多悲歡離合、背信棄義……

2008 年，中學老二班同學 30 年聚會。老同學通過我二姐在合肥的婆婆找到我二姐，又從我二姐手上要到我在美國的電話，邀請我參加聚會。我很激動——有 30 年沒有見到他們了！

同時，我心中還感到絞痛，我知道她——蘆葦，永遠不會來參加聚會了！我不再有機會對她說：“很久不見了，你過的好嗎？”我不會再和她一起看夜晚的星星，不會再吃到她偷的鍋巴，不會再看到她羨慕小貓的眼神，不會再聽到她的哭聲……

她被定格在我的記憶中：流海下 3 公分的疤痕，那沒被我讀懂的疤痕！

老二班 30 年聚會的夜裡，清晨三、四點，同學們都安睡了，度假村寂靜無聲。我卻無法入睡，淚水止不住地流。

這次聚會，讓我打開那扇我以為永遠不會再開的窗子。幸運的是，10 年前我就認識了上帝。我的上帝與我同在。我知道我可以面對，我不再逃避。

在清晨的禱告裡，聖靈用說不出的歎息替我禱告：

上帝啊，你在亙古之前就知道我的故事！你知道我跌在何處。你要我今天全然倒空，將包袱放在十字架前。

從天父在起了涼風的伊甸園裡呼叫亞當：“你在那裡？”（《創》3：9）到各各他山上，掛在十字架上耶穌那痛徹心扉的呼叫：“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太》27：46）處處顯示著“死亡”是人的仇敵，更是你的仇敵。

上帝啊，你造萬物原是美好，又將永生放在人的心裡。然而撒但藉著亞當的罪，使死亡進入這個世界。使人人都有一死，人成了死的奴隸，一生怕死（參《來》2：15）。

亞哈斯

董家驊 |

——短視與虛偽的借鏡

亞哈斯，猶大王約坦的兒子，20歲登基作猶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

他一即位，馬上遭受亞蘭王和以色列王聯軍的攻擊，被圍困在耶路撒冷。情急之下，亞哈斯派遣使者去見當時正在崛起的大國——亞述帝國的國王。

使者將耶和華聖殿和王宮府庫裡所有的金銀都獻給亞述王，轉述亞哈斯之卑躬屈膝的請求：“我是你的僕人、你的兒子……求你來救我……”（《王下》16：7）

PEF 攝

拿人錢財，與人消

（上接 48 頁）

然而父神，你愛我們，賜給我們你的獨生子耶穌，祂親身品嚐了十字架上的死亡，經歷了和天父隔離的深淵……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祂擔當我們的重擔，背負我們的痛苦，洗盡我們的污穢！

父神，我不過是塵土所造，有知識無智慧，有傷痛沒領悟，自以為義，驕嬌二氣。

我原本就是罪人，卻認為自己是閨蜜的唯一

拯救——“稻草”不能救“蘆葦”，唯一的救世主只有主耶穌基督！主耶穌，你勝過死亡。唯有信你的，有永生！

親愛的朋友，我為你祈求，願你的人生中沒有“稻草”救“蘆葦”的故事！ ◆

作者生於浙江金華，現在美國密西根行醫。長年參與教會中的學生事工。

災，亞述王頓時來個“圍魏救趙”，派兵攻打亞蘭國的首都大馬士革。他不但大敗了亞蘭軍，還殺了亞蘭王，擄走亞蘭百姓。自然也解了耶路撒冷的圍城之危。

有那麼嚴重嗎？

危機解除了，年輕的亞哈斯王沾沾自喜，覺得自己處理危機的能力一流。想想看，他只是用聖殿裡的金和銀（錢嘛，畢竟是身外之物。國王當穩了，之後再撈不就得了），再加上認個乾爹，就把亡國的危機解除了。

從做生意的角度來看，挺划算的！

亞哈斯興致勃勃地趕去大馬士革，要拜會一下亞述王。畢竟，才認的乾爹，總該拜見一下嘛。

一到大馬士革，有一個東西馬上抓住他的眼光：大馬士革的祭壇！看到那充滿異國風味的祭壇，他可能心裡一動：“乖乖，這傢伙真美，比我家的銅祭壇時髦多了！設計得真好啊！”

心動，就要行動，於是亞哈斯立刻命人畫下祭壇的結構和樣子，送回耶路撒冷，要祭司造一個一模一樣的祭壇（參《王下》16：10-11）！

亞哈斯回到耶路撒冷後，看到新造好的祭壇，非常喜歡。他馬上啟用新祭壇獻祭，把原本銅製的祭壇移開。他宣佈，以後都用新祭壇獻祭，舊祭壇就用來求問上帝吧（很像小孩子看到新玩具，立刻把舊玩具放到一邊）。

接著，亞哈斯又把聖殿稍作修改。聖經沒有明說為什麼，只簡單提到，他這麼做是因亞述王的緣故。反正，亞哈斯為了討好亞述王，已竭盡所能，現在再改一下聖殿的擺設，又有什麼

稀奇！

亞哈斯認為，自己可沒有廢棄聖殿崇拜！只是把聖殿的擺設稍作修改（遷就一下上國君王亞述王的意見嘛），敬拜的器具稍作調整，加入“最新款式”的祭壇，並多拜一個神祇而已，可並沒有不敬拜上帝喔（參《王下》16：11-14, 17-18）！

原本的祭壇並沒有丟掉，只是換個位置，更改用途而已——那本來用來獻祭的銅壇，現在用來求問上帝，好像還升級了呢！平時該獻給上帝的祭物，也沒有少。用今天的話來說，他還是照常有什一奉獻！

既然如此，聖經為什麼給亞哈斯冠上一個“跟隨以色列諸王的道路”的惡劣評價呢（參《王下》16：3-4）？有那麼嚴重嗎？領導者不是應該保持彈性、與時俱進嗎？

到底錯在哪兒？

從某種角度來講，亞哈斯的所作所為，和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所做的，也差不多。

他眼光短淺，只要能解決眼前的問題，做什麼都行。他隨自己的喜好，任意而行。而且因為嚐到甜頭，愈陷愈深。他為了“問題立刻解決”、“慾望立刻得到滿足”，為了“權力帶來的安全感”，情願犧牲原則和尊嚴，甚至甘願做奴才！

甚至，亞哈斯王可以說是今天很多領袖人物的原型——包括基督徒領袖。

這類的領袖覺得，在職場上為了自己、公司，甚至教會的利益，把信仰的原則放在一邊，犧牲一點原則，應該沒有什麼錯。在敬拜中，多加一些流行的元素（包裝的價值觀），豈不更吸引人？

亞哈斯到底錯在哪兒？錯在他把流行元素混



談妮 攝

入對上帝的敬拜中？還是他把成就放在對上帝的忠心之前？聖經《歷代志下》28章和《以賽亞書》7章，記載了亞哈斯王的一些事蹟，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端倪。

亞哈斯早年的統治時期，充滿著敗戰的屈辱，大批人民被擄走。所以當他跑到大馬士革朝見亞述王，看到亞蘭人拜的偶像，想到自己被亞蘭人打得那麼慘，亞蘭人的神應該很厲害吧？

乾脆，除了敬拜真神之外，再加拜一個偶像。多一點保佑，總不會錯吧！可見亞哈斯心裡敬拜的，並不是上帝，也不是亞蘭人的神，而是“權力”。

他渴望勝利，因此任何可以帶給他成功和勝利的，他都不放過。

如果抱亞述王的大腿可以穩固權力，那就抱吧！如果拜亞蘭人的神能帶來軍事上的勝利，那也拿過來拜一拜吧……亞哈斯的一生，就是這樣，被權力當奴才使喚。雖貴為一代猶大國王，卻過得像個奴才。

是最好的借鏡

上帝並不是沒有給亞哈斯機會。亞哈斯被聯軍圍困時，上帝透過先知以賽亞，對他宣告拯救，但亞哈斯的回應卻是：“謝謝，但不用了！”然後去求助亞述王，還把聖殿中的金銀都拿去巴結對方。

他選擇投靠世上看得到的權勢，卻拒絕了掌管宇宙萬物的創造主。

亞哈斯善於把自己對權力的追求隱藏在敬虔的外衣下。對以賽亞，他表面上一派謙和，用一些漂亮話推託，實際上卻決定另尋幫助。他看起來仍把上帝捧得高高的，卻挪個位子，把亞蘭神祇的祭壇也放進來——他實際上已不再尋求真神。

亞哈斯的一生，其實是人追求和敬拜權力的

最佳寫照。然而，權力真的能帶來自由、平安和興盛嗎？亞哈斯最後到底得到了什麼？

在追求權力的路上，亞哈斯犧牲了自己子女的生命，反過來被擁有權力者所欺壓，失去了尊嚴；他一生努力鞏固自己的權力，卻在壯年被本國的將領所殺。這樣的人生，成功嗎？

亞哈斯的一生，

對基督徒是一個警鐘！

多少時候，我們也披著敬虔的外衣追求權力？多少時候，我們也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而犧牲對上帝的忠心？多少時候，我們在對上帝的敬拜中，摻雜了對其他事物的敬拜？

不論在教會中，或是在社會上，當我們把權力和成功當作敬拜和追求的對象，最終我們所失去的，將遠遠超過我們所得到的。亞哈斯王就是最好的借鏡。

作者為富勒神學院哲學博士。主修實踐神學。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兼北美正道神學院與創欣神學院教師。



亞哈斯所投靠的亞述王 Tiglath Pileser III (745-727 BCE)。現存於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路德之死

| 文·圖 高蓓明 |

2017 年是宗教改革 500 周年的大慶之年，德國的基督教會將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他們自 2008 年就開始了一個大型的專案，稱為“路德 10 年”（Lutherdekade）。

在這 10 年中，每年各有一個主題：

2008 年：啟動“路德 10 年”大型主題活動。

2009 年：宗教改革和信經。

2010 年：宗教改革與教育。

2011 年：宗教改革與自由。

2012 年：宗教改革與音樂。

2013 年：宗教改革與寬容。

2014 年：宗教改革與政治。

2015 年：宗教改革——畫和聖經。

2016 年：宗教改革和統一的世界。

2017 年：慶祝宗教改革。

我本人則從 2007 年開始，有意識地每年跑幾個同路德生前的活動有關的地方，去追尋他的腳蹤。

2015 年 9 月，我去了艾斯萊本（Eisleben）和曼斯費爾德（Mansfelder）。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艾斯萊本。

德國一共有 3 個“路德之城”，其中最有名的是維滕貝格（Wittenberg），去的人最多。我也去過 3 次。另外兩個路德之城，比較偏僻一點，去的人不太多，一是路德上小學的小鎮曼斯費爾德，二是路德出生和死亡的地方艾斯萊本。

這兩處相距不遠，都在今日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Sachsen-Anhalt）州的曼斯費爾德地區。那裡有大片的平原、丘陵和豐富的礦產，世代代的人都靠開採礦產度日。路德的父親就是小礦業主。

艾斯萊本（Eisleben）廣場上的路德雕像。



自從東、西兩德合併之後，所有的礦業都關閉了。

一路坐車過去，看到的是大片的莊稼地，還有許多灰色的小山包，都是煉礦之後堆積的廢渣。

有人想用這些廢渣鋪路，好讓難看的土包消失。不過，遭到了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這是當地的歷史，老百姓不願意從記憶中劃去。

人生的巧合

艾斯萊本有路德出生和去世的房屋，有路德出生第二日領洗的聖彼得保羅教堂，以及最後 4 次講道的聖安德烈教堂。1997 年，該鎮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艾斯萊本最重要的一個參觀點，就是路德逝世的地方。世上很少有偉人，出生地和死亡地點，是在同一個小地方。路德是這少數人中間的一個。

1483 年，在艾斯萊本出生後第二天的路德，被父母抱到住家對面的教堂裡受洗。當年生存條



路德過世時的房間。



路德去世時房屋的外貌。

件艱苦，孩子的死亡率很高，所以父母會儘快地讓嬰兒受洗，以求上帝保佑。

路德在這裡只住了幾個月，就隨著父母搬到曼斯費爾德去了。成年後的路德，多次回到艾斯萊本，同當地的人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不過，他並沒有回到這裡居住。那麼，他怎麼會在這裡過世呢？

原來，當時曼斯費爾德地區的貴族之間總有糾紛，平息不了，請求路德來為他們調解，所以路德多次前來。

1546年的1月份，路德一路艱辛地來到此地，天冷，大水，道路不平，引起路德身體嚴重不適。那時他已經過了60歲，身上患有多種疾病，一隻眼睛差不多瞎了，耳朵也不好使，還有痛風。再加上緊張的工作，他最後終於體力不支倒下了，於1546年2月18日在這裡過世。

過世前，他對陪同的朋友約拿（Jonas）說：我在這裡出生、受洗，看來我也要在這裡留下了。

在病痛中，路德還為當地人講了人生最後的4次道。最後一次，因為身體的緣故，沒能堅持到底。死前的4天，他還為兩個新任牧師按手禱告，立牧聖職。

在最後講道時，路德對猶太人的一些言論，被後來的希特勒大肆宣傳和利用，成為偉人光環下的一道陰影。

無法繞過的

“死亡”，是人生繞不過的話題。參觀路德逝世博物館，我相當於接受了一堂生活中從來沒有過的課程。在德國沒有一處博物館，能夠把“死亡”這個主題，詮釋得這樣詳盡。我也第一次瞭

解到，一個偉人是怎樣準備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中世紀，死亡是司空見慣的。孩子出生時的死亡率極高，婦女生孩子的死亡率也是極高。

由於衛生條件差，營養缺乏，醫療水準低下，人的壽命也不高。再加上鼠疫，每天都有許多人死去。人們在驚慌失措中，只能去信仰裡尋求安慰。

他們相信，基督戰勝了死亡，跟從祂能夠得到永生。人死後會有審判，行為好的人上天堂，反之下地獄。所以人要在生前就要為死亡做好準備，免得死後落入地獄。

對於這些信徒來說，死亡是生前的世界和死後的世界之間的一座橋樑。他們的生命結束，包含4個部分：肉體的死亡、來到上帝面前接受審判、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

他們相信，在取得進天堂的資格前，先要經過煉獄。誰在生前做得足夠好，比如捐錢給窮人、教堂等等，就會縮短煉獄的時間，早日脫離痛苦，進入天堂。

對於這種迷信，路德困惑了很長一段時間。最終，他在聖經中找到了正確答案：永生是上帝給人類的恩典。人類不可能靠自己的行為得到救贖。

這是路德引發宗教改革的出發點。

路德對死的準備

在艾斯萊本，我參觀了路德出生地的博物館，路德受洗的教堂，以及路德去世地的博物館。我不禁感歎生命的短暫與脆弱。並且看到，偉人也是人，在死亡面前，他們也有恐懼。

其實，路德在去世之前好長一段時間，已經

開始了準備。

寫好遺囑

首先，按照中世紀的風俗，路德寫好了遺囑，安排好後事。

記得我們在哥達（Gotha）旅行期間，見過路德的親筆遺囑。

路德於 1537 年 3 月住在哥達時，得了一場大病。他覺得自己不久於人世，就立下了平生第一份遺囑。後來在艾斯萊本時，他又寫了遺囑。

他的遺囑在法律上是無效的，因為他沒有為遺孀和孩子任命一位男性監護人，而是將他的太太列為唯一的繼承人。這是有違當時的法律和習俗的。路德為此寫信給選帝侯（編註：Kurfürst，有權選舉國王和皇帝的諸侯），請求尊重他的最後願望，批准他的遺囑。

路德說過，如果沒有他太太卡特里娜所做的一切，就沒有他的成就。

這是實話。卡特里娜的工作是極其繁重的，從田裡的農活，照顧家畜，家務，飯食，到接待客人和學生，財務管理，事無巨細都壓在她的身上。她總是不遺餘力，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貼貼。

當時的社會傳統認為，信徒考慮死後財產的安排，是不太光彩的。幸而在這一點上，路德很現實。他是繼承了他父親的做法。

他的父親在臨終前，有神職人員問，他是否在死後把財產捐給教會？他的父親說：我有許多孩子，他們更需要這些財產。

路德是有遠見的。果然，路德死後，卡特里娜陷入了困境。選帝侯弗里德里希親自批准，使路德的遺囑在法律上生效，為她解了困。

收集經文

其次，路德早就開始收集有關的經文。

這些經文給了他很大的安慰，幫助他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並且陪伴他度過了最後的日子。這

些經文大多來自新約，及舊約中的詩歌。他在這些經文邊上，密密麻麻地寫了許多心得。

大約從他去世的前一年起，他就常在講道中提到死亡、對朋友們談論死亡、在寫作中討論死亡。

在他最後的日子裡，他常常呼求上帝，不斷禱告。他渴望早死，可以儘快脫離痛苦的軀體。他請求上帝，不要讓他在病床上躺很久。他覺得自己風燭殘年，早已筋疲力盡了。

當時的曼斯費爾德伯爵夫人對草藥很有研究。她派人為路德送去了土燒酒、薰衣草汁和玫瑰花酸。

路德的朋友們守在他的病榻前，為他敷藥，用熱毛巾替他擦汗，安慰他。他們最緊張的是：路德最後能否守住他的信仰。

對於陪伴他死亡的朋友來說，執行傳統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們有責任幫助死者把信仰堅守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按照當時的傳統，路德應該在死前懺悔一次，領最後一次聖餐，塗抹膏油。這些，他都拒絕了。他覺得僅僅禱告就夠了。他相信上帝對人類的愛和恩典。

他最後的一句話是：請接受我的靈魂！他的朋友確認：路德守住了信仰，並且堅信人的死亡不是生命最後的結束，還有另一個世界存在。

風趣的人

當時社會上有一種流言，說路德變得脾氣暴躁，更拋棄了他曾經堅守的信仰。還有人說，如果路德是聖人，他一定會很安靜地死去。如果他死得很痛苦、很害怕，那麼他就是異教徒。

1546 年 2 月 18 日，路德說：喔，上帝！喔，約拿博士（Jonas，他的朋友）！我感到多麼難受！為什麼我的胸口擠壓得如此難受？我將留在艾斯萊本了。

這一天的清晨，2：45，偉人馬丁·路德走

路德生前最後講道的教堂 St. Andreas。



路德出生的地方。

完了他的一生。專家們推測，路德死於心肌梗塞。

路德的最親密的朋友約拿，在眾人面前做了見證，證明路德在最後一刻都堅守信仰。

但路德在他病得極其痛苦的時候，還不忘幽默一下。他說：如果那些可愛的先生們和解了，我就可以回家了，然後躺進棺材，讓那些蚯蚓可以享用我這肥胖的博士軀體。

這句話說完的第二天，他就真的回家了——永恆的家。

新死亡文化

按照當時的傳統，人死前必須有一系列宗教儀式。這讓很多信徒害怕，萬一他們突然死亡，來不及懺悔，或者來不及念信經，豈不就要下地獄？

在智者弗里德里希的催促下，路德寫了一本《正確準備死亡》的小冊子（*Ein Sermon von der Bereitung zum Sterben*），指導信徒如何面對死亡。這本書非常受歡迎，一版再版。

在書中，他建議信徒，不要去想像死亡和地獄的恐怖，只要努力去想上帝對人類的愛和恩典，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承擔了所有的罪孽，祂更戰勝了死亡。

路德把死亡比作一個小孩子的出生，從母親窄小的子宮裡，經過一段黑暗的路程，歷盡痛苦和恐懼來到大千世界。他說，死亡也是這麼個“窄門”，經過它之後，我們得到的是永生。

在《詩篇》90篇，摩西的禱告中，路德做過最著名的一句註釋：在死亡中，我們被生命接納，因為我們的罪孽被饒恕了。這些話，真說到我的心裡去了。

路德死後，興起了一種新的墓碑畫，是聖經中的故事場面，常常是“死裡復活”或者“被醫治”，比如拉撒路的故事，比如摩西高舉銅蛇等。

還有牧者在葬禮上講道，回顧死者的一生，講解死者的信仰。

人們也不再放許多東西做陪葬，因為一個人的得救，並不靠這些功利性的行為。

路德生前還對葬禮的音樂有過詮釋，他說，我們在墓地裡不唱悲哀，不唱痛苦，而是歌頌饒恕，歌頌安息，歌頌復活。

由路德思想引起的這一系列改變，都增添了信徒的信心。路德創造了一種新的死亡文化。

死了，卻活著

路德生前反對天主教的遺物崇拜。然而路德死後，接待路德住宿的主人，保留了路德死去時的床，和臨死時喝水的杯子，向不斷湧來朝拜的人展示。後來更有人偷偷地拆下床上的板條帶回家，認為這些床板有治病的功能。

1707年，這種風氣達到了高潮，於是有人不得不出來，把它們都燒了，以阻止這種習俗擴散。

因此，如今的博物館裡，只有一塊當年披在路德棺材上的布是真品，其他的都是替代品。雖然如此，到了21世紀，朝拜的人還是不斷地前來。人們想看看偉人用過的東西、住過的地方，摸一摸，站一站。這是普遍的心理，無法阻止。

路德雖然死了，他的話語和文章卻流芳百世。我們在德國教會裡敬拜時，常常朗讀路德版的聖經。不久前，德國教會為了迎接2017年的大慶典，又出版了最新訂正版的路德聖經。

路德的朋友梅蘭斯通說過：路德死了，路德活著！

作者現住德國。

雜誌索閱單
Magazine Request Form

先生 Mr. [] 女士 Ms. []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Last Name) (M) (First Name)

地址 (Mailing Address): _____

(City) (State) (Zip code) (Country)

電話 Tel: _____

電子郵址 Email: _____

若以上是新地址, 請附舊地址於下:

我願索閱 ([] 新訂戶 [] 續訂戶)

《OC 海外校園》季刊 紙刊 _____ 份 電子版

《OC 舉目》季刊 紙刊 _____ 份 電子版

雜誌屬非賣品, 所需經費 (人事、行政、編輯、印刷、寄發) 主要來自基督徒的奉獻。《OC 海外校園》全彩精華紙版雜誌一年 4 期, 每期 68 頁; 《OC 舉目》紙版雜誌一年 4 期, 每期 60 頁。每份雜誌全年成本: 美國 30 美元, 其他國家 40 美元。歡迎您按索取雜誌的份數並按心中的感動奉獻, 也請為寄往中國或歐洲的雜誌和 OC 的各項事工奉獻。

我願為下列事工奉獻

- 經常費 \$ _____ 福音事工 \$ _____
 造就事工 \$ _____ 網路教學事工 \$ _____
 其它事工 (_____) \$ _____
 同工生活費 (為 _____) \$ _____

O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allocate funds to where the ministries are most needed.

奉獻方式 (美國地區可獲免稅收據)

- 網上奉獻 oc.org/donation
 美金支票 (抬頭請寫 OCM) 其他貨幣支票請聯絡各國代理處
 電匯或其他方式: 請聯絡 order@oc.org
 信用卡 (Visa or MasterCard only)
卡號 Card Number: _____
持卡人 Card Holder: _____
到期日 Expiration Date: _____ / _____ (Month/Year)
簽名 Signature: _____
信用卡地址 Billing Address: _____
電話 Tel: _____ 金額 Amount: US\$ _____
() 一次性 () 按月 () 按季 () 按年; 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

歐陸 Overseas Campus (聯絡人: 張申華姊妹 Mrs. Shen Hua Zhang)

郵件信箱: Postfach 11 03 11, 96031 Bamberg, Germany
電話: 0049-951-3028052 電郵: order.campus@yahoo.com
奉獻帳號: _____ 戶主: Overseas Campus 銀行: Commerzbank Bamberg
地址: Fischstr. 9, 96047 Bamberg, Germany
帳號: 1246222 銀行代號: 77040080
IBAN: DE 75 7704 0080 0124 6222 00 SWIFT: COBADEFF770

英國 COCM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K.
電話: 01908-234100 電郵: cocm@cocm.org.uk
奉獻: 支票請寄上述地址 (支票抬頭: COCM, 註明: 海外校園 — 舉目)

加拿大代理處 CCEF (加拿大校園福音團契)

Suite 718, 5863 Leslie St, Toronto, ON M2H 1J8, Canada 電話: (416) 496-8623

紐西蘭代理處 Overseas Campus New Zealand

P.O. Box 26249, Epsom, Auckland 1344, New Zealand 電話: (09) 525-1752

澳洲代理處 OCCCM Hua En Tang Western Church (墨爾本海外華人基督教會西區華恩堂)

Attn: Jean Zhang P. O. Box 6375 West Footscray Victoria 3012 Australia 電話: (61) 422-383-798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電話: (310) 328-8200 電郵 order@oc.org 投稿: editorial@oc.org
機構網址: oc.org 《OC 海外校園》雜誌: ocm.oc.org 《OC 舉目》: Behold.oc.org

國內請打電話 950-4041-4136 (國內直撥, 無國際話費, 留言必覆)

國內電郵 order@OCHWXY.org 投稿: editorial@OCHWXY.org

2016

《舉目》雜誌徵稿

主題: 品格

2016 年《舉目》四期 (2、5、8、11 月號), 繼兩年“屬靈生命成長的基本功”主題後, 將探討生命更像基督的“品格”。歡迎您就聖經、理論、榜樣、挑戰、實踐、經歷……等方面投稿。

1. BH77 誠信

誠信在團隊之間的重要性為何? 為何有時牧者的教導與牧者的公信力不匹配? 為何基督徒之間彼此戴著面具? 基督徒如何在職場以誠信為主作見證?

(已截稿)

2. BH78 和平

什麼是和平? 如何在衝突中保持冷靜? 如何成為“和平之子”, 幫助他人 (重新) 建立關係? 和平與現代忙碌的生活有何關係? 如何應用?

(已截稿)

3. BH79 節制

什麼是節制? 節制與壓抑有何關係? 如何合理地控制自己的衝動、情緒和慾望, 順服聖靈的感動? 實踐節制要面對什麼挑戰?

(已截稿)

4. BH80 謙卑

聖經中的謙卑與華人傳統文化中的謙虛有何不同? 謙卑是否導致缺乏自信、阻礙才能的發揮? 為什麼上帝賜恩給謙卑的人? 如何保持謙卑又堅持真理?

2016 年 5 月 30 日

2017 年

1. BH81 溫柔

溫柔是女性的專屬特質嗎? 聖經如何定義溫柔? 為何溫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請分享一些關於溫柔的見證。

截稿日期: 2016 年 8 月 30 日

2. BH82 喜樂

為什麼喜樂是屬靈生命成長的標記? 喜樂如何在苦難、壓力中, 與其他感受並存? 喜樂是否也是一種幸福? 你看過、經驗過喜樂的故事嗎?

截稿日期: 2016 年 11 月 30 日

除主題文章之外, 《舉目》也長期徵求短論、見證、靈修心得、教會議題、聖經信息、神學探討、幽默小品……等各類文章。

來稿請註明“投稿《舉目》”。詳情見《如何投稿》http://behold.oc.org/?page_id=9585。



牧者 (Shepherd) | 王利群 繪

恩典的質疑

愈是無名小卒，他們在耶穌身旁
就愈自在。

如一個被社會棄絕的撒瑪利亞女人、
暴君希律的一個軍官、賣國賊稅吏等，
這些角色都發現耶穌很有吸引力……

為什麼今天的罪人這麼不喜歡
和基督徒在一起呢？

耶穌，這位人類歷史中唯一完全人，
是怎樣吸引那些臭名昭彰之人的呢？
又是什麼阻止了今天我們
跟隨耶穌的腳蹤呢？

——楊腓力，《耶穌真貌》，劉志雄譯
（南方出版社，2011），p.110-111。

跟隨基督——以上帝為中心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1. 脫離人本、進化、自我的世界觀，認識“萬有是本於祂、依靠祂、歸於祂”。
2. 脫離“以價定值”的價值觀，建立“愛神所愛、惡神所惡”的判斷標準。
3. 脫離世俗、虛華的生活方式，追求真實、豐盛的生命。



舉目 雜誌 BEHOLD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90501, U.S.A.

Tel: (310) 328-8200 Fax: (310) 328-8207 Email: info@oc.org ([海外校園機構] 網址: www.oc.org)

Websites: behold.oc.org

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http://blog.sina.com.cn/beholdmag>

訂戶變更地址，請立即通知本刊。



《舉目》雜誌官網



舉目杂志_新浪博客



“OC 舉目” 微信號: FollowChrist